

人生

第四十五期

要目

社論：佛誕日汎論中國佛教……本社
 教聞簡訊
 佛誕前夕話佛教……開證
 密教「即身成佛」略釋……一玄
 宗教之本質與佛教（上）……心善譯
 漫談因果……方倫
 金剛經講義……王進瑞
 論紅樓夢中的佛教思想……高寶敏
 振興佛教的第一要務
 本社第一次筆談會記錄
 寺廟應否供養菩薩像

友生生活
 少年心理與佛法
 怎樣種杜鵑花 天厨寶錄
 五洲城古偶微釋
 關於宗教信仰的幾點疑情……李居士
 五月法事
 獻給青年朋友的幾句話
 詩三章 創作四首
 南臺灣之遊
 南臺老人雪山修行記
 摩羅居士
 生活信箱
 答問、來函、徵友……老玄

佛教出版事業

再創空前高潮

本省佛教出版事業於目前再現高潮，臺北松山寺佛學研究部頃刊出疊翠學報一種，內容豐富，裝幀精美，大為各方重視，發行未即一月，即為搶購一空。又善導寺道安老法師前接辦「今日佛教」未果，頃改發行獅子吼季刊，業於四月十六日問世。篇幅之巨，文章之美，允為當代佛刊之冠。同時覺世旬刊已由星雲法師接辦，大業月刊亦已遷往嘉義出版，行見臺灣慧日麗空，雷音遠震也。

大德發表演說，闡釋佛理。另聞屏東縣長李世昌駐軍首長、議長名紳等均將前往拈香浴佛云。

南市竹溪古寺

佛學班日前開課

臺南竹溪寺眼淨老法師座下，俊彥雲集，人材茂盛，日前開辦佛學研究班一所，應接青年歸佛，現有學生五十餘人，三年畢業，教師均屬南市上選，課程編製精微異常。開學已來，教學雙方，在眼老高明指導之下，努力修學，行見龍象蹴踏，英秀蔚起矣。

屏東東山禪寺

隆重慶祝佛誕

東山寺主持國融法師以本年佛誕將屆，日前召集四眾弟子，舉行會議，分配工作，並晝夜不息從事準備，現已作成巨大寶象一隻，法船一具，皆莊嚴無比，翔然若真，另有彩燈數百餘雙，綉幡多對，將於佛誕前夕，用以遊行。初八日並舉行盛大祝聖法會，由方倫、陳恭炎、張坤應等

高雄佛教堂殿宇宏偉，為本省之冠，雖未完工，已顯出非凡之氣概，堂內巨供有釋迦如來坐像，高達丈六，為臺地第一巨大之文佛聖像，未完成時，前往瞻仰膜拜者，已絡繹不絕，近日後經裝金繪飾，益見輝煌莊嚴，軒昂無比。該堂並將於佛誕日舉行盛大之浴佛法會，廣集四眾，讚佛功德，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云。

高市義永寺 大雄寶殿起日完工

高市寶珠溝永寺在李菊大居士主持之下，擴建翻新，已將竣工。該寺踞大崗山之南麓，枕峯帶水，風景絕麗，向為遊人萃聚之所，若待殿宇完成，此一風景區勢將成高市之清淨梵域，為市民樂於遊息修養之所。又據李居士稱：待房舍修整完畢，將創一佛學研究院，聘請名師主持，作育佛教弘化人材。按李居士乃高市閩人，精明強幹，見識高遠，不失當代優婆塞中翹楚人物。

煮雲大律師 迴駕鳳山講經

煮雲大律師肅任鳳山蓮社導師，已歷有年，素為信眾敬愛崇仰，去歲經虎尾念佛會聘往擔任導師，在再半載，建樹頗多，頃應鳳山蓮友要求，返回鳳山主持浴佛法會，並於農曆三月廿日至四月十五日宣講十善業道經以普渡群迷。煮雲大師青年有為，精通三藏，並熱愛國，擁護政府，素有「愛國僧人」之雅號，每不辭勞苦，從事弘化，全省各地，無論山崖海角，莫不有大師足跡云。

教聞
 簡訊

密教「即身成佛偈」略釋

一 玄



一、敘言

密宗亦稱真言宗，於唐開元時傳入中國，（西來之印度密宗大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有開元三大士之稱，）於唐永貞元和間

已轉傳日本。（西元八〇五—八〇六年間，日僧最澄、空海、先後自唐學成歸日，最澄宏台密。稱傳教大師，空海宏東密稱弘法大師。）或謂：中國密崇至明永樂時被放逐至日本者，統稱東密。筆者曾查閱明史，竟未查著其事。或者出於其他史料筆記？或者由於查閱疏漏之失？除得暇當再細查外，特附錄於此稿中，希望本刊讀者亦能代為一查以證其史實也。

至於西藏密宗之宏揚，開始於唐至德大曆間，（西元七五七—七九九年間，蓮花生大師稱藏密之祖，）隆盛於宋景佑皇佑間，（西元一〇三七—一〇五二年間，阿底峽大師稱密教尊者，）然與中國以及日本之密宗並無關係。後至元明兩朝，（八合思巴於元初稱國師，宗喀巴於明初稱國師，）雖多少予中國各宗以密教成分，而當時原有之中國密宗已衰，故影響並不甚巨；日本則以元明兩朝國交不甚和睦而對藏密毫無影響。故藏密之真正轉入中國與日本只是清末民初間事耳。

日本弘法大師在唐留學時，就青龍寺慧果阿闍黎傳受密法，歸日本後遂開所謂「東密」一派，寂於日本仁明承和四年丁巳，（唐文宗開成二年西元八三七年，）世壽六十歲。弘法大師的著作中，「即身成佛義」一書實為其代表作。今欲錄其書首一偈並摘其要義為釋，故先敘其概略。

二、偈文

六大無礙常瑜伽……………（體）
四種曼荼各不離……………（相）
三密加持速疾顯……………（用）
重重帝網名即身……………（無礙）

此偈，是以即身之體相用三方面顯真言的教義，以示密宗教學的大綱。前三句是說體大、相大、用大及其「即」義，末後一句結明重重無礙是「即」義。

三、畧釋

1. 「六大無礙常瑜伽」的體大之「即」：

密教經典中，皆以六大（地水火風空識）為能生，以四法身（自性法身、受用法身、變化法身、等流法身）三世間（器世間、衆生世間、智正覺世間）為所生。此所生之法，上達法身，下及六道，雖有粗細大小之差，然猶不出六大。故佛說六大為法界體性。諸顯教中，以四大等為非情；密教則說此為如來之三摩耶身。（三摩耶，此云平等。）四大等不離心大，心色雖異，其性則同。色即心，心即色，無障無礙。智即境，境即智；智即理，理即智；無礙自在。雖有能所之二，而絕能所。法爾道理，有何造作？能所等名，皆是密號。不可執常途淺略之義，而作種種戲論。如是六大法界體性所成之身，無障無礙而互相相應涉入，常住不變而同住實際。故頌曰「六大無礙常瑜伽」。無礙者，涉入自在之義。常者，不動不壞等義。瑜伽者，此云相應。相應涉入，即明「即」之義。

2. 「四種曼荼各不離」的相大之「即」：

六大無礙有即身之體大，隨之而四種曼荼羅有即身之相大。相大者，大乘起信論所謂「如來藏本來具足無量無邊性功德故」者是。

「曼荼羅」係 Mandala 之對音，為攪搖牛酪成酥之義，因以稱教義之心髓粹者，一般譯作「圓輪具足」，有「隱顯俱成，微妙莊嚴」，如華嚴十玄緣起所說所說之意味，其內面之所見者則為功德具之表現。

云何四曼荼羅？一者，大曼荼羅，即大智印，為一一佛菩薩之相好身，又或為其綵畫形像。（密教以為一切萬象悉是佛菩薩之相好身，故天地萬物之自體形色悉是大曼荼羅。）二者，三摩耶曼荼羅，即三摩耶智印，有所持之旗幟刀劍輪寶金剛蓮花等類，或亦有其畫像。（覺清迷悟妙云：「總廣言之，國土器界之方圓長短之形，悉是三摩耶曼荼羅。」故由其內在道理一面所見者，則為三摩耶曼荼羅。）三者，法曼荼羅，即法智印，為本尊之種子真言，或書寫其種子之字於各各本位，又有法身之三摩地（舊作三昧此云靜止）及一切契經之文義等。（由於表示之「聲」「字」而見者，如「松濤」之表示風聲與「岸浪」之表示水音，則為法曼荼羅。弘法大師之聲字實相義云：「如來之說法，必藉文字；文字之所在，六塵其體也；六塵之本，法佛之三密即是。」此三密，指字、印、形像，為一切如來之三秘密密身，一切身等於語，一切語言音聲等於意，皆遍法界，是為法佛平等之三密。又云：「名教之興，非聲字不成，聲字分明而實相顯，所謂聲字實相，即是法佛平等之三密，眾生本有曼荼羅也。」此即其聲、字、實相，三者一如之論證也。）四者，磨曼荼羅，即羯磨智印，為諸佛菩薩之種種威儀事業，及或鑄或捏等。（山川草木之動靜屈伸，由其種種妙用方面所見者，則為羯磨曼荼羅。）如是四種曼荼羅（四種智印），其數無量。一一之量，同於虛空，彼不離此，此不離彼，猶如空光之無礙而不逆，故曰「四種曼荼羅各不離」。不離即是「即」之義。

3. 「三密加持速疾顯」的用大之「即」：

三密加持，有即身之用大，為真言密教的中心。三密云者，一者身密，二者語密，三者心密。法佛之三密，甚深微細，等覺十地亦不能見聞，故曰密。一一尊等具利歷三密，而互相加入，彼此攝持。眾生之三密亦復如是。此眾生之三密，與法佛之三密相應，故名三密加持。若有真言行者，觀察此義，手作契印，口誦真言，心住三摩地（止），則因

三密相應而加持之故，早得大悉地。（悉地者，成義；指作業成就或妙果成就；亦云成菩提。）若有人不關法則，晨夜精進，則現身獲得五神通；漸次修練，則不捨此身而進入佛位；具如經說。依於此義，故曰「三密加持速疾顯」。加持云者，表示如來之大悲與眾生之信心。佛日之影現於眾生之心水，曰「加」；行者之心水能感佛日，曰「持」。（換言之：佛的大圓鏡智光明，活動在世人思想中，謂加；世人思想能感受佛智的光明，謂之持。）行者若能觀念此理趣，則因三密相應之故，現身證得速疾顯現本有之三身，故曰「速疾顯」。

「即」，如平常之即時即日，即身之義亦如是。

4. 「重重帝網名即身」的結明重重無礙之「即」：

帝網，即帝釋天之寶網，其網線上，珠玉交絡，光明互相涉入，一珠玉中各各現諸珠玉影，交映互彰，重重無盡；而又涉入自在，各各無礙。今乃借此以喻諸法一一之即入亦復如是，塵塵法法，重重無盡，而互相即入自在，盡顯事事無礙法界矣。華嚴宗之因陀羅網法界門，與此所說正同。

就本偈全文而總言之：相應涉入，各不離，加持，速疾顯，重重互入，重重無礙，皆所以說明即身成佛之「即」，閱此全節所釋可知矣。

四、後言

筆者撰寫「日本佛教史料雜記」時，曾經包括此偈在佛刊發表過一次。彼刊所載此偈之解釋，則僅及「六大無礙」，「三密加持」兩句。其餘所以漏脫之故，是在清稿時抑在排版時？已不能憶知。茲以「人生」月刊徵稿之便，爰別立文題而重寫之如此。

五十一年立夏前一日。



歡迎批評！

歡迎介紹！

(上) 教佛與質本之教宗

譯 著 心

一、佛教之本質

佛教，從其本質上看，可以說是世界上一切宗教中最為合理的宗教。然而我們切不可忘記，縱使佛教不論如何的合理，最後必以歸入實踐的世界為其終極目標。單重理論，是佛陀當時所呵斥的。至於後世的大小乘論師們，外表似以理論為本位，但骨子裡莫不以實修與體驗為本。理論不過是到達此地的準備，或不外是對實修體驗之理論做一番整理工作而已。這點是欲以公正的態度研究佛教的人士所不可忽略的。佛教在外表上，似是純理性的。康德曾把我們的理性領域分為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由此觀點看，佛教的立場應該說是以實踐理性為至上的。欲理解佛教的本質，這點必須要曉得，不然就有喪失佛教的本意之虞。佛教的範圍相當遼闊，學者每每各隨着自己的興趣和角度去研究，從而而有各種見解，但往往捨本逐末，反而容易喪失整個的正鵠。原始佛教裡，實行方面的教訓很多，因此竟有人把它解釋為一種倫理運動而將其理論的背景忽略。這固然是錯誤，但只着眼於其理論方

面，而想以科學或哲學的眼光來處理，這種態度亦絕不是個正確的。佛教以為到得情意的滿足同時亦要得到知性的滿足，為使理論與實踐相一致，亦很尊重理論方面；但無論如何，竟以情意的滿足為上。簡單地說，安心立命總是一切佛教的歸宿點，其一切理論不過是為了達到此地的手續，或不外是以此境地為目標的藍圖之合理化，應作如是解。

二、佛教究竟是宗教嗎？

佛教究竟是宗教，決不單是哲學。

然而以何而說佛教是宗教呢？這問題並不單純。因為「宗教」一詞，通例被視為以「神與人之結合」為其本質。然而佛教並不接受所謂救世主——神，尤其原始佛教連對「人」亦不以「固定的靈魂」的意思去接受，故「神與人之關係」的概念於佛教不合。雖然佛教中的淨土宗，有依歸佛陀本願力的救濟觀，「神與人之關係」形式或許符合，但站在佛教之主流——自力聖道門方面說，至少在表面上，上項形式是極不恰當的。

根據這點，西洋的學者（尤其把原始佛教視為佛教之代表者）中，不少人認為本質上佛教不能視為宗教。我所知道的範圍內，例如 Arthur Drews, Heinrich Scholz 氏等，在其宗教哲學中曾論及此事（A. Drews, Die Religion als Selbst-bewusstsein Gottes. H. Scholz Religion philosophie）。日本的學者裡面竟亦有販賣此說者，尤其專以宗教販子自任的基督教牧師，更強調此點，說：「佛教並不是宗教，真正的宗教只有基督教。」（例如數年前 S. H. Wainright 博士在 Japan Advertiser 以「原始佛教是不是宗教？」為題談論此事。去年出席耶路撒冷會議的日籍基督教徒，在其預備會議席上亦談論此事，以致引起風波）

對這種說法，佛門反應如何？很遺憾的，學者之間或布教師之間，幾乎沒有人根據學術上的觀點，認真討論過這個問題。大谷光瑞氏曾著論說：「佛教是科學而不是宗教」，但這個論調，可能先有「神與人之關係」認為是宗教的必要條件的潛入感，而後評論佛教並不是宗教。至於總佛教是科學，究竟不是吾人所能容認的。然而很有趣的，却也有眼

此差不多觀點的西洋學者，論述說：「佛教是真正的科學，故是真正的宗教」，這句話是逝世不久的 P. Dalke 氏所說的。他在「宗教而道德的佛教」一文上曾說：「體現整個性的因果要求於自己身上，這就是宗教。由此點看，佛教是最徹底的宗教。」他又以科學的方法，論證佛教是真理。不錯，這種說法也有可取之處。但過於偏重理智，而毫不體認神秘境界（亦即超常的經驗），實有喪失佛教的重要氣氛之嫌。故做爲宗教的解釋，仍覺得不夠圓滿。

三、佛教與其為宗教的事實

當這個時候，加藤玄智博士以前述的 S. H. Wainright 博士的論文「原始佛教是不是宗教？」爲動機，倡道：「原始佛教符合『神與人之關係』的形式，故亦是宗教。」據他的論據：原始佛教誠然不立創造主——神，但教主佛陀在當時佛弟子的心目中的地位，相當於神，不！甚至神以上。故當時佛弟子歸依佛陀的心理與異教徒歸依神的心理是不二致的。因此可以說「神與人之關係」亦能够成立，故認為原始佛教亦是宗教。這種說法，加藤博士在 Japan Advertiser 發表其見解爲始，而後處處如此設論。不錯！這個看法確實有幾分契合當時佛弟子的心態。實際上佛弟子對待佛陀，確實恰如婆羅門教徒信奉梵天爲天父的心情一樣。但老實說，原始佛教的真髓並不在此，勿寧說在於仰慕佛陀爲救世主，人天導師，確信只要像佛陀去實行實踐，自己亦能開悟成正覺。至少佛陀絕不像神，擺出以超自然之存在的姿態，教拔祈願的信衆。至少在原始佛教是如此的。故這裡用「神與人之關係」來套合，未免有些牽強。何況由佛陀本身的立場來說，佛陀是無師而自成正覺的，故「神與人之關係」於原始佛教，到底沒有成立的餘地，除去將「神」解爲「法」或「涅槃」以外。而且這不但是在原始佛教，小乘、大乘凡屬於所謂自力聖道門者亦可如此說。故稍修正加藤博士的看法時，可以這麼說：「本質上佛教並不是宗教，而暫備有像宗教的風格。」但筆者對這種解釋仍不滿意。

那麼佛教究竟不是宗教麼？艱澀的理論姑且不談，實際上佛教既被公認爲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而且信衆依此得到了安心立命，故是個宗教

實無容置疑。然而爲何不得不從理論上商榷佛教是否宗教這一問題呢？其緣結無他，是由於西洋的宗教徒，太過份重視「人格神」爲宗教的主要素（屬於形式上的要素），結果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本質上的要素——宗教本質上的要求爲何。

（本節完本文未完）

【上接第17頁】何會有興盛衰落的現象呢？關鍵在那裏呢？那是在於其自身能不能有辦法，適應時代社會之性質（及需要）而定出命運！

佛教以「服務社會、救渡衆生」爲任務。怎樣服務、怎樣救渡呢？那要看社會情況、衆生病況而決定的。古代底佛教制度，適合於古代社會人心。現代必須另有佛教制度，纔能貢獻新的社會（救渡現代的衆生）。佛經上常強調「因時、因地、因人」施教設化。我們依「現代病應與現代藥」的原則，必須急速改革陳腐的佛教制度，爲「此時、此地、此社會人群」而服務而努力。所以近代佛教教星——太虛大師提倡「佛僧、佛化、佛國」的三佛主義，主張了僧團改革。

當此釋尊示誕偉大的紀念日，謹向十方大德先進提議：

①不要墨守成規使佛教變爲定法而自爲獅子身中蟲。
②不可再建設古制度之寺院叢林，應普設新制度之現代道場。
③迅速籌備「救濟事業，社會事業」之基本力量。
印順老法師說：現在社會需要宗教，但決不需要帶有隱遁山林，神秘迷信的宗教，而是需要救人救世的宗教。

楊白衣居士說：我們在此應猛省。警覺奮起，爲振作復興佛教而献身，使佛教能真正用於每階層及每個人。

同志們！努力吧！爲佛教高舉光明的火炬！

【上接第21頁】與神同在。死在他們心目中早已變成了幸福。那位青年朋友聽了咬着嘴唇說：「也有道理」。

笑着推開房門準備告辭，但又轉回頭來說：「我明白了，宗教確實他是人性的寫真。古人說：天理自在人心。其中的奧妙原來在這裡啊！」說着，回頭便走。

智哲。這位青年說天理自在人心這句話中。有段奧妙，您以爲對嗎，知道是甚麼奧妙嗎，要不在上面參一參，討些子消息。其中或許真有「益州什樣錦」也說不定。今天就談到這裡，我在恭候您「豁然大悟」的喜信。謝謝您。



漫談

因果

方倫

世間的一切現象，千差萬別，皆是從因果而來。一切境界的出現，皆算是果，今日的一切果，皆從昔日的一切因所生，因既已成果，果復將爲因，照這樣繼續纏綿，勢且亘千萬世，無有了期，中間增減進退，新舊混雜，誰先誰後，秩序井然，分毫不混，名之爲因果律。此因果律，微妙繁瑣，非巧匠所能算，以上帝之高明，鬼神之聰察，閻羅天子之幽深，然於無量世界中，無量衆生，歷無量劫來的心想行動，則亦茫然無法知悉。行爲既無法知悉，那麼，判斷賞罰時，將如何執行呢？關於此項工作，可以分作兩段來說：前一段，自人類以至蟲魚鳥獸，每作一次善惡事，其習氣必感入其自身藏識中薰習，名爲種子。次一段，當種子薰習成熟時，便能變現其所應受的苦樂境界，如天宮地獄之類。天帝鬼神閻王類之執行賞罰，亦不過根據其種子所呈現的苦樂報應，而執行之，有如法院的判刑，是根據案情與法律。善種子成熟時，閻王雖威猛，亦不得而罰，惡種子成熟時，天帝雖仁慈，亦不得而賞，所以作善惡業因，所感召的苦樂果報，依然是自作

自受，其權力完全操之在我，與他人無干。

凡大善大惡，皆源遠流長，其感果每分爲正報與餘報二項，以廓清其氣分。例如作大善者，生於天界，享受福樂，此是正報。當天福享盡後，下生人間，還是富貴安樂，相貌端嚴，無病長壽，有時且會壽延至千百世之久，方纔報盡，此是餘報。作大惡者，生於地獄，遭受劇苦，此是正報，由地獄出來時，生於餓鬼或畜生中，又若千世，然後乃得爲人。雖得人身，還是百弊暗啞，諸根不具，貧窮下賤，多病短命，有時且會壽延至千百世之久，方纔報盡，此是餘報。至於小善小惡，雖比這輕得多，然而也會得小樂小苦，以酬其因。有如作買賣，貨等其值，值等其貨，至爲公平，乃至於毫厘不差，這便是善惡果報的情狀。

世間庸人，其生平不會行善，也不敢造惡，因此他一生的遭遇，都是根據前生或前多生，所成熟的業果而行，這樣儘爲業所操縱，古人對於此種現狀，便說爲天定勝人。另有一種人，在今生能行善，亦能行惡，當行善惡時，其習氣回薰

到第八識中，便會把正在現行中的種子，改變了性質，因此便立即影響到外面的遭遇，這樣就能操縱業果，古人對於此種現狀，便說爲人定勝天。當行善時，外面所現行者，若係兇衰運，那麼，經過小善滲入後，便會減輕了苦受，經過大善滲入後，便會變苦受爲樂受，世所謂逢兇化吉者，即是此。此時外面現行者，若係富樂運，那麼，經過小善滲入後，便會略增樂受，經過大善滲入後，便會大增樂受，世所謂錦上添花者，即是此。反之，當行惡時，外面所現行者，若係凶衰運，那麼，經過小惡滲入後，將會加深其苦受，經過大惡滲入後，便會大增苦受，生時加速滅亡，死後淪於惡道。此時外面所現行者，若係富樂運，那麼，經過小惡滲入後，便減輕了樂受，經過大惡滲入後，便會變樂受爲苦受。桀紂貴爲帝王，富有四海，最後終於被殺者，就是大惡滲入善長中，故化富樂爲凶衰。沙彌以救蟻故，易短命爲長年，裴度以還帶故，易卑名爲高位，就是大善滲入惡果中，故化凶衰爲富樂。善惡果報的力量，如此之強大，其行相又如此之分明，古時今時，會無稍異。不過，世人心粗無識，不肯細察，故目因果爲迷信，其實，說無因無果者，說一切皆由造物所主宰者，纔是大迷信而悖理之言。

一切衆生，做了一宗善事或惡事之後，其作爲的紀錄，是寄託在什麼地方呢？是由三尸神加以記載呢？或是由天帝司其善惡賞罰呢？或者是由閻羅王檢簿查察呢？照佛學的答案，這一切俱不是，而是每一衆生，當造作善惡業時，其習氣立即薰入第八識，即阿賴耶識中，種下了一個種

很公平嗎？問題是：你爲什麼不棄惡而行善呢？還有幾個極有趣的規律，那便是：愈高則愈卑，愈卑則愈高，愈出則愈有，愈入則愈無。什麼叫做愈高則愈卑呢？原來驕傲的人，把自己看得太高，其來生的果報，是匍匐者，下賤給使著，使他一輩子，抬不起頭來，這叫做愈高則愈卑。

生的果報，是具大威德，居人之上，這叫做愈卑則愈高呢？原來謙下的人，其來則愈高。什麼叫做愈出則愈有呢？原來布施的人，來生生豪富之家，七寶具足，所入者，過先所出，百千萬倍，乃至世世生生，庫藏充滿，無所貧乏，這叫做愈出則愈有。什麼叫做愈入則愈無呢？原來慳吝的人，貪心熾盛，積財不施，惟欲損人以益己，來生墮餓鬼道，衣食皆缺，水漿不見，支節火燃，報滿生於人中，亦是赤貧，淪爲乞丐，這叫做愈入則愈無。照這樣看起來，聖人

教人揭謬，教人廉潔，佛陀教人忍辱，教人布施，教人持戒，是一點也不錯的，因為惟有這樣，將來方能出人頭地，享其應得的富榮。

智慧和愚癡，人家都說是天賦的，如果真的是天賦的話，天為什麼賦甲以智慧，賦乙以愚癡？若無所根據而賦與，那就是亂命，這樣未免私於少數，而對不起了多數。若有所根據而賦與，那便是因果了，既屬因果，則智愚的關鍵，還是在我，而天帝無權。原來智愚的現象，繫於操之在我，而天帝無權。原來智愚的現象，繫於學不學的問題，少年事學問，壯年老年，便成智人，今生事學問，來生他生，便成智人。障礙消除，自然心光煥發，譬如磨鏡，垢盡明現。所以凡聖的差別，和三乘的差別，皆在於學，關係修行這一事，自始至終，也都是種因得果，無由倖致。

所言之造疏者，蓋指唐時最盛之經師而言。兩說不謀而合，說至唐時，雖無法考證其八百餘家之名，但據近代由煥煌出土之舊寫經中，已有發見金剛般若經五十七部，比其諸經佔大部份的情形，則其本亦可以領會。唐朝讀經，向有開元皇帝、垂拱年間，義琳撰金剛般若經一卷，知恩撰金剛般若經一卷，曇曠撰金剛般若經一卷，義琳撰金剛般若經一卷，朝鮮得通撰金剛般若經一卷。設二卷。

目錄第一卷開註疏要知詳細時，請看大正藏經總目錄對第一卷第二三頁，又日本續藏經內有上本經註疏書名仍請看大正藏經總目錄第二卷第五二頁及五二三頁。

又因本經流傳最廣，深入民心，所以自古以來本經的感應甚為使人樂道，故有孟獻忠的集驗記三卷，段成式的鳴異一卷，未詳名的受持感應錄二卷，未詳名的感應傳一卷，王起隆的新異錄一冊，周克復的持驗記二卷，王澤德的感應分類輯要一卷，顏希憲的靈驗傳三卷，六如的瑞應編三卷等靈驗記頗多，不勝枚舉。不過筆者來的見解是：不信、此等靈驗記照本經的宗旨看起來是可知而不信、不可求靈驗而持誦金剛經，如有人期求靈驗而持誦金剛經者，將遠離經旨，墮入迷執，不但毫無屬持驗可言，反走入邪道事實。二、凡靈驗類人僅無關於個人方面的靈驗事，縱有但對本身亦無益人反被誘惑，求靈驗之心，墮入迷執，走身入邪道。

騙三、或有人以看靈驗的話可增加信心，這是騙人騙自己，盜鈴掩耳，須藉靈驗始能發心，這是騙人即不能發心，須藉靈驗始能發心，這是騙人爲甚。據上開理由筆者不贊成看靈驗記。

- 7 -

金

剛

經

講

義

王進瑞

次觀中國，本經第一譯本在姚秦弘始四年（公元四〇二年）由鳩摩羅什譯出不久，其高足僧肇便著金剛經註一卷，發揮本經奧旨，這乃是中原第一部註疏，嗣後隨本經的傳布愈廣註疏益多，且疏家所屬宗派概可包括佛教各宗，茲簡略介紹於左。

第一篇題解

第二章 註疏概觀

據傳天台宗智者大師撰有金剛般若經義疏一卷，這便是天台一門有本經註疏的開頭，不過有人疑為偽撰，真偽尚待考證，至於宋朝有淨覺仁岳著疏二卷，假名如愚的金剛經集解二卷，竹菴可觀的金剛通論一卷，金剛事苑一卷，深山興成可觀的金剛辨惑一卷，北峯余印的金剛新解一卷，柏處善月的金剛經會解二卷，藕益智旭的金剛破空論附觀心訣一卷，均天台門下的註疏。

三論宗則有喜祥大師吉藏的金剛經義疏四卷，分開十重解說玄意，其十重即一序說經意，二明部僞多少，三辨開合，四明前後，五辨經宗，六辨經題，七明傳譯，八明應驗，九分章段，十正辨文，並對羅什，流支，真諦三譯本，作比較研究，評論其長短，是一部頗具權威的述作。

法相宗即有玄奘的高足慈恩大師窺基的金剛般若經贊述二卷及金剛般若論會釋三卷，很奇怪的事是窺基的師父玄奘曾歎舊譯不全故特譯出最

詳細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流傳於世，可是窺基的註疏竟不用其師的新譯作藍本而用其師斥為不完全的羅什譯本作藍本，值得玩味，法相門下尚有靖邁的能斷金剛般若疏二卷，弘範的能斷金剛般若疏三卷，慧沾的疏二卷，均依用玄奘譯本作註疏，其外尚有西明寺神英的金剛般若玄義二卷，青龍寺道風的金剛般若經宣演三卷，漢光的金剛般若經疏二卷，略記一卷，慧淨的金剛經註疏三卷，圓暉的金剛般若經疏二卷，科文一卷，通麟的金剛般若經略記一卷等，其中宣演即復有註明的宣演科二卷，宣演會古通今鈔六卷的疏釋。

十地及華嚴宗門下即有淨影寺慧遠的金剛般若經疏一卷及金剛般若論疏三卷，至相寺智儼的金剛經略疏二卷，終南山宗密的金剛經疏纂要二卷，這本宗密的疏論纂要到了宋朝時廣為本宗門下研讀，長水子璩除代定這本疏論纂要外更撰科一卷，道觀再重修很作為纂要代定記六卷（四卷一卷，道觀再重修很作為纂要代定記六卷（四卷一卷，善慧撰有纂要鈔二卷，疏科文二卷，永隆撰有纂要扶記篇一卷，復有新羅國（朝鮮）華嚴宗

人元曉著有金剛般若經疏二卷，愷興的料簡三卷，太賢的古迹記一卷，其中太賢的古迹記據傳係玄奘譯本的註疏。

禪宗門下對本經的註疏更是洋洋大觀，據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正藏十方卷第四七九頁）蔣之奇所撰的序裏面稱「昔達摩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故六祖聞客讀金剛經，而問其所以，客云我從新州梅黃縣東五祖山來，五祖大師當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成佛矣，則是持金剛經者始於五祖，故金剛以是盛行於世，而楞伽遂無傳焉」云云，由此可見禪門崇誦金剛經的風氣始自五祖，可是在唐達未到中國時期的梁朝，既有寶誌及傅翕二大士，分別著述頌（傳）金剛經，經疏（寶誌）各一卷，流行世間，四祖道信的高足法融並著有金剛般若經註一卷，六祖著有金剛經解義二卷及金剛經口訣一卷均收載於日本續藏經裏面，宋朝時尚有道川禪師的金剛經註三卷，楊圭的金【下接第八頁】

佛誕前夕話佛教

開 證



因地獄的苦慘故而地獄發『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大願，觀衆生無量厄難，是以觀音有卅二現的大行。我佛世尊爲一大事因緣示生世間，所謂一大事因緣者：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得能離苦

就樂，轉凡成聖是。更明白說：即是教我們明白什麼是招苦的因由，什麼是得樂的原理，及如何而爲凡夫，如何能得聖果。若通俗化地說：即使我們瞭解爲父母應慈而愛，爲子女要孝而順，爲官要忠而公，爲宗教徒要誠而敬，爲僧伽要勤息而上求下化。並且了知不如是則爲非。如不捨苦求樂，捨凡求聖爲錯，乃至覺起邪見不信因果，不信聖道，不信佛菩薩之教言，而信奉邪魔外道鬼神，不知皈依大覺佛陀爲顛倒爲迷！乃至覺六凡、四聖、十二因緣、六度萬行，究竟菩提……，如是覺俗覺聖無非覺智，由覺智而起覺行，由覺行而覺行而修證聖果；由證聖果而究竟離苦得樂。

於今的世界乃鬭爭堅固的時期，爲了衛護國家有時國與國不得不爭，爲維護事業地位名利，社會上有時也不得無爭，但神聖的宗教則不應其然，宗教的使命只在弘揚真理，利濟衆生，以如何使衆生離苦得樂爲目的；總不合爲了名利而誦我尊，特別是我們的佛教是專談四相皆空，離相佈施的，猶其是出世的行者——僧伽！是真理的導師！所以更不應有高築壁壘，你爭我鬭的事情。我相信我們這神聖的教內，這樣的人雖是不多，但僅有一二個，即可使榮耀的佛光因此遜色，這一點我們是不可不慎的！

佛陀的根本教義是『慈悲喜捨』。當然我們所修學的也是『慈悲喜捨』，要學到無緣慈悲當屬不易，但起碼也要學一點點，可是，相反的一點也捨不得，一念也放不下，那就太離開佛陀真理的教示，太違背了自己的本分，大大的辜負了佛恩。如果一家的人不守本分，其家必亂，一個團體各成員若不互相尊重上下交爭利其團體即破，我們教團亦然，若是做一個教徒不盡教徒之分，略無愛敬護教之心，只爲了一己私利打算，永遠在貪瞋痴的旋渦內過日子，佛教便要我們破壞，爲我們而腐敗了，我們能不慚愧嗎？古德云：『昔日造罪如昔死，今日作善如今日生』，既往事我們可以問，所要談的是如何開發將來，如何使佛教再度興隆起來，而克盡做佛子的使命和本分，假若能這樣，不但可能滅罪消愆，且可得到福慧增延。

佛誕節又將來臨，我們所受於佛陀的恩惠無量，爲了報佛恩而紀念佛誕，各處照例都有一番熱鬧的慶祝，來表示對佛陀的誠敬。近來更有人以爲尊崇大佛，即可報佛恩，或者可使佛教復興起來，故而你彫的佛是七丈大的，我們的佛就非八丈大比你高不可。本來是文化山的佛最大，今中智海更大的佛又要下生，致使文化山的佛子心地不安。同時，原想應世的青龍嶺大佛，就非大顯神通現百丈金身不可了！又世緣未熟尚在入定的金龍嶺大佛，他的弟子暗中對他說：將來你老人家要應世度衆非千丈不可啦！假使這樣繼續下去，不久的臺灣，豈不成爲大佛比賽的會場，外教徒只靠一顆樸素的十字架，他們依然可以大振家風；難道我們的佛教非藉大佛不能興盛嗎？我相信慈悲智慧之佛陀，在靈寂光土中必然要向我们開示說：『弟子啊！你們可不必再拉長我的身體啦！文化山頭褒獎的報應，已足夠你們愛的啦！』

【下轉第25頁】

論「紅樓夢」中的佛教思想

高 資 敏



紅

樓夢又

名石頭

記，成

書於乾

隆年間

，流傳近二百年而不衰，乃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一部悲劇小說。關於研究此書的論著頗多，因此一般通稱其為「紅學」。百餘年來的「紅學」，可明顯地劃分為「索隱」與「考據」二期，搞「索隱」的學者，他們以「書中所敘必另有影射」為前提，而理頭作「索求」工作，此種工作前後垂一世紀有餘，但科學方法的「考據」一出，便直接否定他們的前提，因此索隱式的紅學，便立不了腳，終告全盤瓦解，胡適先生認為他們只是「牽強附會的紅樓謎學」而已，至於「考據」的結論可概略言之：

一、年代：最早抄本出現於乾隆甲戌（西元一七五四）。

二、作者：曹雪芹，旗人，生於官宦富貴之家，後家道中死於窮困潦倒中。曹氏有美術和文

學的天才，既能詩且能繪畫。

三、內容：曹氏於窮困之時，追述其生平事蹟，屬自敘傳。

探討任何著作的思想，作者的思想背景是不可忽略的，因此我們有了「考據」所得的資料，方可言及書中蘊含的思想。

又紅樓夢的後四十四回，雖然幾可確定為高鶚氏所續，但是就其主題的闡述來說，前後一百二十四回是一貫的，因此我們不妨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而加以討論。

紅樓夢是一部忠實的自敘傳，「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第一回）由此可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曹氏執筆態度真不失其「如實」的精神，因此「紅樓夢」也就不失其為一部「世間法」，我想這一點是應加以強調的，然後我們對其思想主題才能了解。

紅樓夢的主題，可簡言之，即「人生若夢幻」。作者為了強調此主題，還不惜打破一般寫小說的常例，在書中加以直敘，在第一回中說及「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却是此書本旨」。

這也就是「金剛般若經」中「六如偈」所說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應作如是觀」。曹氏從「繁華」到「淒涼」之過眼煙雲的生活中，很自然地體會到「人生若夢幻」，他自己受「人生夢幻」之苦，因此他苦心寫此書而要別人「了此壽命筋力，不更去謀虛妄了」。這也就佛法勸人勿執著於「色」的本意。

書中作者首次顯露出對生命匆促的驚恐，就是秦可卿的死，作者甚至悲痛咯血。生與死的對立，是個永恒的難題，生原是死的開始，死是生的結束，生命即在此矛盾中短促顯現，人生亦就此衝突中演進，接着愛與恨、物與心、靈與肉、性格與環境、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不斷在短暫的人生中出現，這是曹雪芹一生所遭遇過的，也是所有世間上的人所必然遭遇的。然而曹氏的感受是比一般人更深刻，他發揮蓋世才華，將此深切感受成功地表達出來，因此紅樓夢能引起千千萬萬人們的共鳴。過去、現在如此，就是，將來也必然如此。這是紅樓夢永垂不朽價值所在。

在人生的許多矛盾激盪下，人只能扮演「悲

劇」的角色，這是十二金釵的紅顏命運，也是所有人的命運，這便是曹氏從他「花柳繁華」到「窮極潦倒」之一生的最後見解。曹氏在此幻滅煩惱中，自然產生了避世與遁世的思想，在九十一回有段問答：

寶玉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怕顛倒夢想，更有許多難礙。……」

這說頗符佛教的「無論我」。但曹氏並沒有認真貫徹此思想，在書中黛玉接着又說：「剛纔我說的都是玩話」，最後寶玉雖說是出家了，但只不過是「情僧」型的和尚，不破情執却談出世，因此曹氏只是徘徊於「入世」與「出世」的矛盾間，徒增痛苦。

書中又有云：「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這段文中，可見曹氏這部石頭記，以擬闡述般若心經所述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徐評先生嘗為紅樓夢下定論，他認為「要說紅樓夢所表現的思想，一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話雖可以包括，可是他所感受所表現的色是入世最深的色，他所感受所表現的空，則是最澈底的空」，曹氏感到一切是虛無，因此他認定一切都無可執，而最後竟執著於虛無，而致枯木死灰，淪於縱酒放浪的生涯，曹氏自認是「自色悟空」，二百年後他的同行又稱讚他是「最澈底的空」，古今兩位小說家所說的「空」都只是「虛無空」，不是佛理中的「妙有空」，因此從佛學立場說，曹氏可以說根本沒有「悟空」，

也沒有關連到所謂「最澈底的空」。曹氏的悲劇就在此鑄成。如果曹氏「悟空」，能達其真如法性，則度一切苦厄，自然就沒有苦厄，也不會有悲劇的結局。因此紅樓夢裏所表現的思想，只是佛教思想淺薄的一環，沒有澈底的佛教思想，這是無庸置疑的。

另外尚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是，曹氏對佛教的「因果報應」，以俱有牢不可破的信仰，書中整個劇情，他雖都是「如實」表現他的一生，但他却努力追求「前因」與「後果」，如說巧姐兒的遇救，乃鳳姐一念之「善」所致。在他一生中無法尋求的「前因」，則不惜假託於神話。紅樓夢的人物就「量」而言，可以說是世界上所有小說之冠，所牽涉之事真是千頭萬緒，但曹氏寫來一筆不亂，洋洋灑灑百萬言，能一言一舉一事都深伏機緣，處處潛隱有「草蛇灰線千里」之筆，我想這除了曹氏的天賦外，應歸功於曹氏注重「因果」的精神。

至於紅樓夢中的其他人物，雖大都信奉佛教，但對佛教教理並無何了解，他們只是隨和明清世俗社會，只能說是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談不到佛教思想的表現。

總而言之，曹氏在所表現的佛教思想，可以說是佛教四諦中的「苦」「集」「滅」「道」——即現實的人生，確有過真切的感受，而且成功地表達，至於「滅」「道」——也即理想的人生，只是隱約的顯示有此趨向，但他並沒有澈底實行。因此紅樓夢只是「世間法」，不是「出世間法」，曹氏只為我們提人生問題，但他自己無法提出解答，因此紅樓夢給人們的希望很是渺茫，而整

部小說冊為悲劇氣氛所籠罩。我們要為紅樓夢所提出的問題，也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尋求解答，我想只有從佛法中去尋求。

（本文轉載自高雄醫學院慈燈學社慈燈創刊號）

【上接第28頁】下四五十次。次晨元氣大傷，昏坐不知人事，迄午始甦，休息三天，始能恢復修持。

我君去後，約經二月忽自念今年八月，三年閉關之期倏忽即滿，古修二年以來，尚未得見本尊，此後數月，光陰荏苒易過，倘仍無所成就，依然故我，將何以回對康中故友，計惟有投身大度河中，與波臣為伍而已。旋復自警覺，即此一念生起，便非清淨心，如何見得本尊，乃猛厲修持，遣除分別想，上座下座，專一住定，一日晚座時，從關外進來兩個年約十五六歲之蠻家童子，一男一女，着蠻衣，頭挽紅繩髻，是時正大雪紛飛，積地深數尺，二童子何緣來此？未及等我開口，彼即問我：「你由那裡來？你往那裡去，」格巴拉是何器，仁哦呀（二舍）是何物？見相殊異知是本尊，我即含掌問法，二童子悠然騰空，化現紅觀音雙身相，為我摩頂而去，我不禁哈哈大笑，套着故鄉民謠調子自唱歌云：「雪山兒高高，無人走到，惟有我修行人兒來把你朝，希望你知我的需要，要的是得成就，度眾生，回故里以孝二老，復回到我的古剎窩巢。修修修，練練練，不管他大風刮翻了山川，冰地雪，堆如山。修修修，練練練，不管他古剎四壁倒塌頂露天，豺狼野獸面前旋。修修修，練練練，不管他吃豬食，飲飛雪，披牛皮，改頭換面。三三三，五五五，把本尊見，遂斷煩惱脫離了生死關。哈！哈！哈！修修修，三年已滿，下山來辭恩師，歸故園，待我養育椿萱」。自此以後，疑團打破，隨緣修法，無所執著矣。

本社舉辦第一次筆談會紀錄

振興佛教的第一要務

這是南部教友第一次發表意見，是對中國佛教的企望，也是對海內佛子的要求。

主席：黃玉明居士：本刊監印人，高雄佛教居士林長
發言人：月基法師：高雄棲霞精舍主持 煮雲法師：高雄鳳山蓮社主持 唐一玄

居士：高雄佛教堂佛學研究班導師 楊白衣居士：臺南開元佛學書院教
師 高雄佛教堂佛學研究班導師 隆道法師：高雄市佛教會理事長，龍泉
寺主持 開證法師：高雄市宏法寺主持 姜宏効居士：高雄共修會負責
人 王進瑞居士：臺南開元佛學書院教務主任 方倫居士：屏東佛支會
書記 東山寺教師 妙慶法師：高雄三藏講堂主持 慈禪法師：高雄大同
山觀音寺主持 陳明居士：高雄前鎮念佛會前會長 張鶴儕居士：高雄共修
會發起人 陳明哲居士：高雄前鎮念佛會前會長 李菊居士：高雄義永
寺主持 高澄海居士：屏東念佛會導師 真空法師：高雄縣岡山佛光寺

主席致辭

這次筆談會的舉行，是人生雜誌社計劃舉辦的許多集體研究活動中的第一次。以後將不斷邀請各地的耆宿大德與青年教友，就最切實的論題，作最詳盡的研討。這次筆談，適逢釋尊聖誕，大家一面讚歎佛祖功德，一面緬懷佛教前途，談來更覺親切有義意。故而可作為給諸位讀者慶賀佛誕的禮品。另者，中國佛教數千百年來，內困於積弊，外蹙於障礙，盛況之中頗露衰相。十數年間，我緬素佛子雖然在弘化濟度上奮發不懈，也獲有相當成就，但欲滿足社會人群對佛法的企望，我們仍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次筆談姑

出「振興佛教的第一要務」以為論題，無非是想廣集眾議，作為求進步的資佐。而且參加次筆談的大德，就身份而言，皆是一方人望，或團體的負責人。就人數言，有七位法師，十一位居士。如就地區言，包括了南、高、屏六個縣市。此地區的教友，向來比較沉默，難得聽到他們的言論。這次筆談中，大家無不肝膽相照的傾吐所有，實在至為難得，其中固有「愛之甚，責之苛」的地方，然正因此，益覺可敬可貴。人生雜誌特別鄭重的把這些寶貴意見推荐给諸位讀者，同時向參加筆談的諸大德致懇切的謝意。

月基法師

本年四月廿四日人生雜誌社功用唐書新居士，特派

該社記者許鏡評教友等蒞臨本會訪問，並囑本人發表一篇「振興佛教會第一要務」的意見，因感情難却關係，只好從百忙中，抽暇寫一點兒，作為振興佛教的芻蕘，供給編素大德們參考。

只要稍具頭腦的人，誰都知道教育的功用，非常重大，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而此意也。中國具已五千年的歷史，能够光輝燦爛，屹立在世界上所有強國之內，固然民族優秀，乃是因素之一，但是教育的成果，其功亦不可沒；再回頭來，看看我們的佛教，也是如此，比方隋唐時代，那樣光芒四射，編素大德，相繼輩出，無論德學和威望，均贏得全國同胞們推崇、讚譽、景仰，亦是僧教育成功的頂峯；因此，本人主張不談振興佛教則已，假如要談的話，應該先從教育着手，而後再做其他工作。

有了健全的僧教育，陸續地培養出大批編素人材，同時將這一批編素人材深入各個階層，開揚釋尊濟世救人的真諦，使得朝野上下，洞悉了佛理可貴，更能運用高度智慧，令這個現實殘酷的社會，不久即可扭轉為一片祥瑞和諧的氣氛，從此，這個社會，沒有人我是非，只有善的意志，逐漸昇華了。

我們不要以為目前佛教經濟拮据，就氣餒了，不想辦法進行，那種懈怠作風，千萬要不得的。記得四十七年暑期，現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劉真先生對全省國校老師說過這樣一番話：「……希望你們效法佛教開山建寺的精神，從無到有，從壞到好……」。劉廳長既有這樣樂觀的想法，期諸從事教育工作者，難道身為佛教徒的我們，就這樣自甘墮落，不求上進嗎？至於僧教育程序問題，當以太虛大師的僧伽制度論為藍本；編素大德們：共同努力罷！

煮雲法師

今日社會上廣泛的流傳着許許多多的對佛教的不良批評。這決不是佛教教義上有甚麼缺憾，而是由於出家眾沒有良好的教育，未能光揚佛教的偉大精神所台致的。例如就出家僧眾出家的動機而言，現在的僧眾中有多少是由於對佛法具有獨到的認識，決心奉獻終身於弘化度生的呢。實在令人慚愧，往往是因家庭糾紛，社會刺激，婚姻不滿，產業得失等問題，激起一種憤慨厭世的情緒，一

怒之下出了家；再不然就是羨慕出家生活清閑安逸，而願意出家；還有幼小失養或暮年無歸的為着延續生活而不得已出家的。由於這些人的消極遁世給佛教招來一種非常不良的批評，使社會人士無從瞭解佛教的真面目。復興佛教，當前的第一要務，厥為積極提高僧眾教育水準，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使僧眾普遍的能洞悉其本份，堅定其信念，莊嚴其心身。唯有健全而嚴格的訓練，始能培養出堪任時代使命，創造優良風氣的健全僧材。所以我深盼諸位宿德大德，為振興佛教計，即早訂定僧眾教育方針與制度，群策群力，從事些百年樹人的大業，為佛教奠立一萬劫不拔的基礎。

其次應該談到弘法工作，這也是振興佛教的迫切要務。現代弘化，須有合理的目標，具體的計劃，嚴密的編組，真切的實施纔能收到理想的効果，同時也要從新聞界，藝術界，教育界中廣泛的羅致人才、識拔人才、以各種有效的方法，協助他們各就崗位，共同從弘法工作，這樣，天長日久，自然能轉移風氣，改變人心。例如近年大專院校的學生紛紛組織學社，研求佛理，現已普遍全島，波及海外，這樣發展下去，前途實在無法限量，一定可以在中國佛教史上創新紀元，將來住持佛法必然要靠這一班青年人，我衷心希望他們成功。

唐一玄居士

興轉佛教教育事業是振興佛教的第一要務：

一、佛教應辦的事業甚多，如：佛教醫院，佛教圖書館，佛學書局等，亦皆為佛教徒所允已關心的問題。但是，其中第一要務，應該還是興辦佛教教育事業。

二、說到教育，當然包括一般教育與僧教育而言。在一般教育上，現僅有北部的慈航中學一所，佛教大學尚談不到。在僧教育上，現僅有新竹等地略具高級規模的佛學院。可以說兩方面都只在中等程度向高級的進途中。其餘各地所辦的研究班講習班等，僅僅等於業餘的補習性質，比較公開場所的通俗說法稍稍整齊而已。

三、為今之計，尤其是在寶島南部，一方面急待有一所整日專修的高中程度佛學院，畢業後再設研究班以深其造就，使能以身作則而可以為人師表；另一方面至少辦一所普通中學成高級職校，以待佛教大學來臨，或以獎學方法使昇學大專學院。如是藝學與種智兩方面人才輩出後

，再行擴大興辦佛教其他事業，庶幾可以造福利生無邊無量矣。

楊白衣居士

這幾年南北各地對於傳戒度僧非常熱中，同時，各方面對此事的反應也非常熱烈，足見素染四衆，都在重視這件事。照理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若能度得一兩位玄奘、義淨般的人材，何愁佛法不興，大道不行？把傳戒度僧當成復興佛教的第一要務，倒也無可厚非。但是傳戒度僧到却是極大難事，第一、在今日現社會中欲想完全依照佛制傳戒實在不容易，譬如三師七證的學行年臘，戒壇的管理教授，能事合制嗎，不合則所渡的僧，便不清淨，沒有清淨比丘，何來清淨僧伽；沒有清淨僧伽，何以住持佛法。第二、欲使嚴格清淨的佛制能不折不扣的施行於現社會也不容易。譬如說對求度戒者資格的審查甄選，得戒後的教養管理，能條件辦得圓滿無憾嗎，否則度一個比丘，多一份背累，對佛教對社會都有弊無益。我在日本的時間比較久，對日本近代僧制略見得一鱗半爪，可以報告出來，以備參考。日本從不採取三壇大戒「一鍋熟」的辦法，而在授具足戒時尤為慎重，求戒者必須繳出學歷證明，體檢證明，父母同意書，師僧介紹函，戶籍謄本（注重身世及刑事記錄）等五種文件，並須保證受戒後自有修學能力，否則不予接受。有人以為他們這樣作，既合佛制，又能適應社會情況，不失為「正本清源」、「本末兼顧」的方法，是否如此，自然尚須各自判斷，不能人云亦云。不過，自明治以來，因為嚴格的管理傳戒，他們的僧質得以不斷提高是真的，僧衆的社會地位日漸隆昇也是真的。

隆道法師

灌輸青年佛理教育是振興佛教的第一要務。今日佛教不能與外道比較，其原因何在呢？依我個人想大略是下面幾點：

一、教內缺乏團結力量。近年來，從表面看，以為在積極邁進，成就得大。其實出家家的信衆間，派系複雜，偏執我見，明爭暗鬥得十分劇烈，這是不能否認的，令人不勝遺憾，痛心。

二、不明皈依三寶之深義。也許是皈依早已流於形式，不能使的皈依者堅定的信仰佛教，維護佛教，所以新皈依的信衆，雖然日見增多，而虔誠的佛教徒卻不見增加，也是佛教衰弱之一因。

三、信徒缺乏正確的認識與周密的組織。近年來渾水摸魚乘火打劫，借用佛教的招牌，來以妄作非為的無恥之徒，無地無之，另外還有一些附佛外道，如一貫道巫教巫師等，以迷信，詐欺的方法，到處橫行，破壞佛教聲譽非淺，而信徒盲目信仰，不辨是非，更有甘心受用而同流合污的，推其原因，無非佛道混合信仰，教義的不能深解之故，這是非常值得傷心的，慚愧的，值得我們警惕。

以上三點，是今日佛教落後的主因，當前佛教振興的第一要務，是加強青年佛理教育，因為青年體力充沛，不怕惡勢力而邁進發揮，青年是佛教的主幹，是推動佛法巨輪的原動力，是維護三寶的生力軍，從事教導青年佛理的知識，號召青年團結奮起，多把責任給青年負，把工作給青年做，一則可以倡導新風氣，兩則可以增加新力量，當然也就可以得到新成就。我想這樣可以消弭派系，培養正信，發揮力量，這纔是振興佛教的當前第一要務。

開發法師

振興佛教，使人人能如法奉行，在國成為優秀公民，在教成真正信徒，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須有人發心，發清淨心，發久遠心纔可以。但是，在今天這種社會中，僅只發心，不能實行也是枉然；能實行而不能有計劃、有步驟的實行也是枉然。因而如欲振興佛教，必須要形成一個中心力量，一種組織的核心。簡而言之，我們要首先加強比丘的團結，中佛會應該立即成立一個僧團。把全國的出家衆統統包含進去，予以合情合理的甄別與淘汰，把行為不健全的，精神有缺憾的，信仰有問題的予以剔除，而後施以有計劃、有實效的訓練，使世出世間的學問皆能精通，尤其品德與信仰要皆能純正堅強，確乎可以作天人師表，再考慮給予弘化的任務。中佛會應統籌的考查各地的情形，考核出家人的品德才能，合理的予以遣調使用，並隨時注意情況的演變，若是發現不適宜的，立刻加以撤換，不要徇情從私。這樣對佛教，對出家人都是有好處的，這樣纔能使佛教在今天這個局面下生根滋長，否則大家一齊被淘汰，印度佛教滅亡就是明顯的例子，可供我們參考。因此我認為組織僧團是今日振興佛教的第一要務。

姜宏効居士

停止傳戒與服從組織為目前的要務。近來每年都看到有營業性質的傳戒法會。只要依章繳費，任

何人皆可在一日之間，成為「法師」，那怕他行為不檢，來路不明，甚或四肢殘缺，精神失常的份子，一律視為實貨。這樣下去，成何體統，既屬有礙觀瞻，更且妨害社會秩序，最受影響的，還是佛教本身！當務之急，莫過於暫時停止傳戒，待訂出個良好辦法，再行開始，絕不能允許將欲來之財，納入私囊，所以首先要打斷這條妄筋。目前舉凡百事，要以服從組織為要。組織是替眾人辦事的，如果大家不擁護組織，便等於不贊成自己，常常聽見有人指責佛教會，這是不對的，佛教徒不能看透偏私的心，做一個篤實志誠的修行人，要想佛教復興，除非等到驢年。唉！覆巢之下，還不是同歸於盡。解救之道，端在乎目修共修，隨順隨喜，服從組織而已。

王進瑞居士

站在現在要談未來佛教振興之策，我想向過去檢討，甚麼時候的佛教有振興，其原因在那裏？這

才是最恰當的答案，第一次在外道盛行的印度，釋迦佛悟道後一開始轉法輪，怎樣便能振興傳播起來，這固然是因佛教教理勝過向來所有的外教教理，但其最根本上因素總是教主的學識思想無倫比所致，第二次大乘佛教怎樣能够壓倒小乘佛教而振興起來，還是因有龍樹、馬鳴、無著、世親等諸大菩薩，均具有超人學識所致，第三次在中國佛教史上怎樣隨唐時代最鼎盛，亦是因該時期出了玄奘、吉藏、智顗、杜順、慧能等各宗祖師，其學識思想之高使朝野莫不咸服所致。綜合起來可以歸納於一個原理「佛教的振興端靠該時代有超過一般社會水準學識思想的人物所造成」。所以要談佛教振興之策，應提高佛教人材的學識水準即是第一務，除此以外總是空談。日本佛教徒在九十年前以來便認識這一點積極提高其子弟學識水準，現在有了二十餘校的佛教大學造就每年數千名的學士去擔當教職，除復興其國內教勢外最近更大量地將其人材輸出歐美開拓新教區，頗有成果，這可以證實以上答案的真實性。

方倫老居士

覺得各自為政割據一方的局面再不迅速剷除，復興佛教的困難會永遠有增無減。所以我呼籲：「我們需要堅強有力的佛教會！」

佛教會怎樣纔算堅強有力呢？在政府的合作之下，要：

一、對佛教內部有立法權——制定佛教有關的法規，例如財產法，規定寺廟財產如何管理，如何集中財力興辦各種事業，經費如何調度以及教育法，傳戒法，獎懲法等。並明確劃分中國佛教會，省分會，地方支會的權力，探均權制以收統一及發展之效。

二、對佛教內部有行政權——各分支會應完全服從中佛會的命令，積極方面則弘揚佛法，支助熱心弘法人員，興辦各種事業。消極方面則取締一切不良陋規和措施。嚴格執行法規所賦予之權力。

三、對佛教內部有考試權——審核出家眾是否堪任住持，當眾為人作佛事等及在家而弘者，審核申請入會之團體會員，明確規定受戒程度及服制證件。

四、監察權——1.對內：監察糾正各種不良現象，如僧尼同佛一寺，團體會員之神佛不分，調查各寺廟糾紛或各會員違法犯戒事件。2.對外：發現外界對佛教有誤解應迅速辯明更正視聽，如報載和尚張某某盜竊財物，吾人應迅速要求更正「聲明和尚沒有姓張姓李，只姓釋迦。否則即非和尚」。外道邪教假冒佛教名義時應即檢舉。對違反教義或法規之團體會員有糾正權，如不服糾正則送教內司法部門處理。

五、對教內有司法權——這是維那職責的擴大。也是復興佛教的關鍵。例如和尚尼姑通姦，國家民法判他們無罪。實質上他們已犯了重戒，被中佛會取消了比丘資格但仍然穩當住持，誰能管呢？誰能管呢！不管還像話嗎？司法部份專門裁判教內糾紛和制裁取締教內敗類，換而言之，真正的佛教成員在司法權保障之機能一心辦道。否則一天晚上法院打官司，鬧笑話給社會人士看，誰還尊重佛教呢？

當然，違反教內法規的緣由教內執行，如果犯國家刑法的，則在追繳其佛教證件衣鉢後移送國法制裁之。

佛法能否發揚光大，端視有否嚴密堅強的組織。否則道場愈多糾紛可能愈盛，那裡讀得上復興呢。

妙廣法師

一個國家之興亡盛衰，完全操在全體之文武百官之手中，假若全體官員均有著一個共同的愛國心，把私怨化為烏有，則這個國家之興盛，當可預卜，也由於百官之同心建國，始能替全民造出無比之

幸福。否則後果當不堪設想，可能要國破人亡，全民淪為他國之奴隸。不但國家如此，一個社會，家庭，個人……如此，連佛法亦如此。反觀我佛教，雖有數千年之教史，但惜乎目前有一部份（可說大部份）寺廟管理人把寺廟當作救濟院，只要有錢，萬事通融。把念經當無應景式的賺錢手段。不知鑽研佛理。護持正法，且以公徇私把佛教當作私人之工賊，像這種人，當是我佛教界之寄生蟲，出家人如是在家人亦如是。因此以我之愚見目前之振興佛教。第一個要務，應當是改進佈教方式，切勿愚特舊時之教授式之講經，把那一套套語及專有名詞搬出來呢人，應當改以新鮮，通俗之言語。更應該注重現實，使佛法能永銘人人之心，使知佛法確非迷信，並應提高僧質，回到那僧實是實的境界。進而達到佛法常興，此是我佛教徒所應追求，策進達到的之目標。

慈壽法師

近年來佛教團體中出現許多優良表現，也出現許多惡劣的習氣。今日要談振興佛教，對於這些優良的表現要努力使之發揚光大，對於那些惡劣習氣應竭力予改正。目前的許多惡習氣中，最要不得的是空談，現有十幾種佛刊早已把振興佛教的道理說盡了，但是誰又出來實行呢。僅只坐而言，不肯起而行，佛教要等誰來復興呢。其次是鋪張，這幾年每次慶祝佛誕，南北各地莫不肆力鋪張，盡情誇耀，人力財力的消耗，實在可惜，難道佛教除此而外就沒有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工作與用場了嗎，像這種種惡劣習氣，若不痛予改革，實在沒法談到振興佛教。

陳明居士

今天來謀求振興佛教，談何容易。今天社會變化的劇烈，人心的險惡，以及對佛教的偏見，比任何時代都要深刻，振興佛教，比任何時代也都要困難。最重要的，我們不可自欺欺人，說什麼佛教正在興旺發達，只需要繼續光大，那裡要什麼振興。我們但凡捫心自問，就可以確知佛教的真實情況，要不要振興，個人的良心自會給你個正確的答覆。我想，今天要振興佛教，必須四聚佛子，一齊生起真正的大悲心，自動的為眾生作給使。今天只有純粹的服務精神纔能振興佛教。譬如耶穌教來說吧，他們的牧師神父，不辭千方百計，四出募化，來修教堂，把教堂修得金碧輝煌，而後親自到門招手招腳的大聲疾呼：「大家來呀，來信耶穌」。更不辭千辛萬苦的今天訪問，

明天談話；今天發奶粉，明天發衣服，以廣招徠，所以他們才有今天興盛。返觀我們佛教，是出家眾能他們比呢，還是在家眾能他們比較。我們坐在家裡等人來求法，來供養，來禮拜，來恭維，試問在今天這種墮落與誤解的情況下，有幾個人會自動信佛教呢，我們若是不去擴發服務精神，消除貢高我慢，名聞利養，自欺欺人的種種愚昧心，何從去振興佛教呢。

張鶴儕居士

依今日的社會情況和佛教內部的情形說，要謀求振興之術，我以為要注意下列幾件事情：

（一）須養成教徒必具的智識與修養。廣大的教徒，散居四方，全靠共同的知識與修養作聯繫，始能組成堅強的團體，收取共修互勉的效用。如何培養這種知識與修養，是我們目下所應深刻考慮的。我以為，至少要舉行清理內部的工作，把一些邪知邪見，喪風敗俗，無法養成一個佛教徒的正知見與好品德的人清理出來。使他們不能再從內部腐化佛教，惡化佛教，佛教自然會在正信份子維護下興旺起來。

（二）須建立嚴密的組織。教會為宗教的三要素之一。世界上沒有一種宗教不要教會而能存在生長的。只是我們中國人向無經營組織的經驗，又復缺乏團體生活的修養與興趣，因而在目前需要以組織力量圖生存發展的社會中，處處顯得遲鈍無能，這是我們必須糾正的弱點。如果要建立組織嚴密的教會，我想第一人人皆須克服其慢心，放棄自作老大的念頭始可。

（三）須從事實際的社會救濟工作。因為過去佛教活動局限於山林廟宇之中，大家乃高叫「擴大佛教範圍」。現在佛教的重心確乎已竟移至都市，但是在都市裡我們又作些什麼事呢。如若作不出有意義有價值的事，雖然廟身都市，又何異逃遁山林。我想佛教在今日應該有計劃的從事實際社會工作，踐履法師本領，實踐觀音大行，方始能在都市裡發生領導作用。

陳明哲居士

「宣傳」是目前要緊的工作，尤其是在高雄為然。高雄所需要的宣傳工作，是經常的，普遍的，切實的。我們不必談什麼理由，理由早已為大家深刻的瞭解了，現在只說辦法。要想經常

的舉辦宣傳，必須高維各寺廟，各團體精誠的團結起來，分負經濟與人力之責任，各各本乎正信與大悲，消除名聞利養的念頭，與門戶派系的意氣，同心協力，勇猛精進。如能把高維各廟各社的人才集中，再加以必要的訓練，採用最新的方法，輪流到各地演法，總能普遍深入社會各個角落，使所有市民得聞佛法要義，生起清淨的信心。最要緊的是不能把這種工作當成行政機關的例行公事，必須時時處處求實效，求成就，使佛法能與市民的日常生活發生關係，使他們能從佛中得到實際受用，他們纔會老老實實的信佛。附帶的說一句，作這宗事，不能怕沒有錢，只要真心實意的為佛法，清淨白白的辦事，有的是樂意出錢出力的人，我們高維佛教落到今天這種尷尬局面，就是因為往昔不會在這方面留心。

李菊居士

興力於弘法工作為振興佛教第一要務！

近年來臺灣的佛教，賴我十方大德發心，叢林寺院道場，尤如雨後春筍普遍興建，其實道場林立，而忽略弘法的工作，並非是興教度生的良藥。我一度曾遊歷國內，親見目睹，獲益頗多，我見他們對於弘法傳教工作，是何等的努力。在各地區出家眾或居士皆組織團體，巡迴佈教，值得作今日弘法工作的借鏡。其次談到金錢，佛教向以不憑外資的支助，無背景後無後台，全賴我十方大德發心，自力更生。須要有金錢，才能推動一切工作，所以我們為共同承擔時代的艱任必須力謀籌集一批基金，也才能維持弘法工作，培養弘法人才，儘量給以技術上的充實，工作才能順利的進行。我們的弘法工作，是當前振興佛教所迫切需要的，萬不能紙上談兵，本人願以身作則，每月自動捐出伍拾元，來充作弘法基金，請各方大德支持，努力在高維先創立個像樣的弘化團，作出點像樣的宣傳成績，給各方參照，大家一同從實際工作裡振興佛教。

高澄海居士

我認為當前的急務，要分團體和個人兩方面來講。他說：

一、團體方面——我們要趕快設立佛教青年會，有青年纔有佛教，學佛的理想年齡是青年時期，青年有正義感，有充沛的活力，我執不重，所知障也不深。教主離家修道是在青年時代，後來成佛時還沒有進入中年。這是最好的榜樣；老年人精力衰退，對佛教的復興是很難有重大貢獻

的。有一個優越樣的佛教青年會，優秀的青年就會源源投入佛教，有了大量的新血輪，總談得上復興佛教。

二、個人方面——（一）注重持基本戒——首先要能成爲一個好國民，然後纔能成爲一個好的佛教徒。在一般人心目中佛教徒就代表了佛教。殺盜淫妄酒五戒是每一個人都應該遵守的，也是人類最起碼的道德。如果佛教徒的道法水準和行為風度尚且比不上非教徒，佛教復興就遙遙無期了。（二）多念佛多念觀音菩薩——多念佛，（不僅是用口唸，還要用心憶念）多念觀音菩薩，我們的心纔可以接近與佛菩薩相應的程度。一心不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致於損人不利己。這是求個人與群體安全的最好法門。（三）多弘揚淨土法門——末法時代，衆生的根器以修淨土為最適宜（因為其他法門不易普及）。所以每一位佛教徒最好都能從頭到尾詳細地讀完印光大師文集，自化化他，功德無量。（四）儘量避免糾紛——佛教圈內最近數年糾紛很多。有些是因熱心發展教務意見不同而各走極端，有些可說是別有用心。其實，佛在寶藏經中早已告訴我們「……無怨恨之教是為佛教。無論評之教是佛教。無誹謗之教是為佛教。」如果口噤佛，而在行為上完全違背佛的教示，那算是什麼呢？所以，我希望我們每一位同修首先多反省自己，充實自己，千萬不要被一念無明所牽引造成糾紛或捲入糾紛。我自己在積極方面對復興佛教沒有貢獻，在消極方面我希望我能首先做到一點，——在復興佛教的過程中，我不做絆腳石。

真空法師

「全中國的佛教徒，應該採取何種積極作，以拯救救佛教目前的危難，誠為值得急切注意之問題。」——這是民國二十五年太虛大師於上海中國佛教會分會所講的。

回顧我們的佛教史吧！起先在印度很盛行發展，有著光輝燦爛的事蹟，可是後來就衰微不振了。在中國，自後漢時的傳譯肇始及陸續的進展，成爲中國化的佛教，出現了隋唐的黃金時代，可惜元明以後漸走下坡，至清末的凋落悲境。反之，於三國時代傳入日本的佛教，現今尚在教學上或宗學上，信仰上，都能保存優秀而完美的華果。

為什麼歷史會有興衰盛落呢？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宗教，爲

【下接第五頁】

寺院裡應否供養菩薩像

。紀章。

我國佛寺在唐朝以前，原無一定的款式，多半是模倣宮殿制度修造的。寺裡的佛菩薩像則採用印度的習慣，廣置多尊，甚而一些護法的天神，聽法的靈獸也塑造在一齊。有些廟院則專供某一菩薩，如文殊院專供文殊室利法王子菩薩，觀音堂專供大悲觀世音菩薩等，但同時也大量塑造菩薩的眷屬於兩側。很少有一座大廟中，孤伶伶的只供一尊像的。唐朝中葉，密宗轉盛，因受曼荼羅的影響，寺院裡設像的款式，更加複雜，似乎有「以多為勝」、「以威武為勝」的趨勢。

立佛像，必立其脅士與侍者，乃至與之有關的一切尊長天龍之屬。濟濟一堂，蔚為盛觀。而且諸像皆被中國衣冠，甚而用中國的高僧名人替代印度傳來菩薩天神。到了明朝遂視為定式，非止寺院如此，家裡安設佛堂時也復如此，直到民國初年沒有人提出異議。

民初，耶穌教大肆詆毀多神教與崇拜偶像以自示高明，而其攻訕的對象，主要是佛教，於是有一部份佛教徒開始提倡模倣耶穌教的天主堂、福音堂的款式來改正佛寺的立像方式，他們首先呼籲取消諸天護法，後來又要取消菩薩像，只立一尊釋迦像來替代一切，他們說南洋小乘教是如此，或許他們所沿襲的是印度古製，我們應該學之。幾十年來，雖然那些有歷史的講寺禪林沒有因之改變，但新起一些佛會講堂却照着施行了，

於是供不供菩薩便成了問題。在臺灣有些自命前進的人士，果真取消了菩薩像，把佛寺變得像一座福音堂。甚而，把佛身上披着千餘年的中國衣冠給脫了下來；寺廟的建築，也捨棄宮殿式改用西洋大樓。人們不明所以，謾之謂佛教革新了。

但，佛教終歸是佛教，尤其大乘佛教終歸是大乘佛教。跟着耶教一類一笑的學乖，非止不能光揚佛教的精意，反而會喪失佛教的立場，這是

莽撞不得的。大乘佛教，以佛果為皈依，而以菩薩行為其職志，顯諸諸大菩薩的顯行，是大乘學人最主要的功課，因而供養菩薩聖像，以助對大菩薩顯行的追慕效法，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豈能因為不明情理的攻訕，遽而從之從事不合情理的莽撞。菩薩崇拜是大乘的不共行，不必顧念小乘與外道所無，便目毀所長，反就其短。須臾信千餘年的一貫傳統，有所短，也必然的有所長，盲目的毀棄傳統就是最大的不智。再者就算你能够把佛教的一切活動方式，完全變成耶穌教式的，連釋迦像也不供，耶穌教人還是要譏笑你，說你不信福音。你能一方面念佛，一方面信福音嗎，如若不能時，就應該老實的作個安份的佛子，切莫輕舉妄動。

滴點藝園

花鵝杜種樣怎

杜鵑花色繁多，有紅、黃、紅紫、白、紫等色。養於庭園，或花盆中，可供觀賞之用。方法如下：

①繁殖方法比較簡單易行的有三種：將開花後之枝條，用利剪剪成一寸至二寸左右長，即行浸入水中，遠道者可插入蘿蔔中，以防切口乾燥，并插泥土時以三分之一長留在地面，上蓋稻草，經常注意水分之調節，就易發根。另外於落花後，將欲行壓條的枝條，自基部用刀切傷部培上土，待發根固定，就可分離栽植。有時，亦可發現母株根邊，有自行發根的，用這種方法栽植更是容易。

②杜鵑用盆栽最多，其次是種在花盆上。移植時，宜將直根略加修短；同時，將枝梢略加修剪。最好在落花後的陰天。行盆栽的最初不可用大盆，所用的盆，以根的周圍，可留少許間隙為度。

③肥料用豆餅作液肥最有效。把豆餅弄碎，盛於容器中，加入多量水分充分攪拌，加蓋令其充分腐爛發酵後，沖和多量的水施用。此種液肥，於落花後，至少施用三四回，秋分前後及早春各施一次就夠了。

④開花前後管理：杜鵑性喜強光直射，在開陽的地方要設法遮蔽，開花期中又要避雨，如此可以使花延期長達三星期，如欲開花美大，又要將過多的花蕾摘除。花色既衰，花瓣脫落時，可將花朵摘去，以減省肥分消耗。

少年心理與佛法

● 馮 志 ●

前時，有個少年因女友被奪而起憤殺人，據報載他於行凶之前，曾到某處與一比丘談了很久，初時要出家，繼而要信佛，但終於殺了人，各報對此一節均有一番渲染跨大的報導，當時看了頗有些不安，時間一久，大家隨都淡而置了。近日又發生一樁奇案，三個少年學生集體自殺，據報載其中有個余的孩子，曾在慈航中學讀了一年，天分頗高，但悲觀厭世，乃至淪落到自殺一途。報人把就讀慈中與悲觀厭世一併報導，并抄錄他的日記以作佐證，是有其用意的，這樣會產生一個暗示作用，使讀者認為余生的厭世與慈中的教學有關。其結果又將和前一少年凶殺案相似，但其影響恐將過遠了。

我們深知佛法不是悲觀的，也不會認為比丘或慈中對少年的施教會錯誤。不過目前少年人信佛的日漸增多，為了因材施教不能不在少年心理的特徵上多作一點工夫。無論如何，「生死事大，老實念佛」，「莫謂青春常在我，須知裡塚有少年」的說法是用不得的。領導少年們背教少年人不見得有益處，少年人所需要的另是一套，這一套須符合其特殊的心理狀態，方始為所樂意接受。

少年人已知欣賞自己的生活，重視其自我意志，尤其具備着寬求真理的勇氣，他敢於承擔，能夠猛進，是非常適研究大乘佛法的。但是研究的方式，不宜採用成人那種思維參究，或者是念經拜佛，要指導他們由欣賞生活，慢慢的知道欣賞生命；由重視自我，逐漸的知道改造自我；由追尋真理而轉變奉行佛教。從日常行為中，遊戲中一步步變化其

氣質，啓迪其思想。萬不可僅只授以教條與理論，而把實踐的責任與技術課諸少年自己去摸索盲撞。少年需要的是行動的經驗，不是高深的思維的結論。從行動中教導少年，不會以思維教導成人一樣，成人籍思維而求證，少年則行動求證，假如把成人的思維活動課諸少年，他自必要求效頻率了，古人有云「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這是多麼可笑的舉動，對少年人有益處嗎？

在這裡，我們須辯識思維時所依據的邏輯體系，和生活中，行動中所依據的大不相同。教導成人研究深湛的佛法時，固須四諦十二因緣起始，但涵養少年人合乎佛法的品質時，不妨利用他們欣賞生命重視自我的傾向，根據真實常論的見地，開頭就告訴他們說：你們久遠以來即已成佛。你們的真心無雜無染。整個宇宙，無邊眾生都是你們的，救生弘法是你們份內事。而後引導他們真的走上救生弘化的路子上去，那怕是象徵的，特設的，等到他們在實際活動中發現論理與現實的矛盾時，再給他們講真空妙有的道理，事理無礙的道理，煩惱菩提的道理。無論講甚麼道理都要以他們的經驗為基礎，千變不離其宗，逐步的教他們由現實進入理界。

設如一開始便教他們由空理入手，因為人生經驗不足，勢必要誤解曲認，「為賦新詩說愁」。而且會消磨他們勇猛的朝氣。我們以為現代人的大乘根器較優於古人，直接由大乘最上法門入道是辦得到的，若使現代有抱負，肯負責的人，硬生生放下一切世緣，去修聲聞乘，起厭離心，必將格格不入，且會引起反感。總之，佛法應重時節因緣，尤須注重施教的對象。目下所遇到的對象具備的條件既昔時不同，我們就應該集合多數人來作有計劃有系統的研究，改弘另張，變化通神。否則一味恪守舊習，縱不招致錯誤，也會使施教無濟，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古偈徵釋

呱聲未絕便稱尊
攪得三千海岳昏
惡水一年澆一度
知他雪屈是酬恩

高峯原妙和尚

川味名聞天下，久為老饕所愛，近來臺灣各地大小食堂，多以川味相號召。老實說，川味之美，確有其獨到，尤其是四川小菜，品類之繁，味道之佳，實在不是他處製品可比。用餐時能有一二川味菜肴相佐，其樂融融，何啻登仙，現在介紹一種最受歡迎的製品：辣豆瓣醬的製法如下：

一、原料 蠶豆——應選大粒豐滿且新鮮的備用，麵粉——約為用豆量的一半，不宜過多。香料——辣椒、花椒、茴香、食鹽等，視各人口味酌量使用。

二、製法

1. 將蠶豆洗淨，放入盆中以清水浸之，至普皆飽滿為度，然後淋去水份，放於室內溫暖處，不時澆以少量清水，使之發芽，待芽長四五分時，即行剝皮。

2. 次將已剝淨之豆，放於籠中蒸之，以豆酥爛為度，而後即置於籠中一晝夜，使之充分熟透，再取出，待溫度降至攝氏四十度時，加入麵粉及少許之酵粉，並充分攪和，使之均勻。

3. 攪和後，以極疏鬆之狀態，盛於木盤中，施於攝氏三十度之室內，二日後表面即生白色菌絲，此時即須予以翻拌，如此須三四日即可。

4. 此後，將之放入缸（或瓶）內，加入鹽水攪拌，置於日光下晒之，約二三月即可成熟，再放香料密封即妥。

三、收藏與用法

1. 收藏時應放於溫度較低之通風所在，器口須加嚴密封閉，不可使昆蟲或穢物落入。取食時，須用乾燥清淨之匙筋，注意不可使生水滲加，是為緊要。

2. 食用時，加少許麻油，其味鮮美無比。若以沸油烹之，加香料少許，其味醇醇，最宜下飯。若加食糖一撮，則辣中帶鮮，有若醍醐。至如用以燒豆腐、麵筋均為無上佳味。

信與修

來海

我們是佛教徒，我們信佛教。您會想過嗎，我們信佛教的甚麼呢，我們怎樣信呢。譬如您去拜拜的時候，可以相信王爺吃了您的豬頭雞公就會使您心滿意足，無論是升官發財，戀愛求子，事事皆可如願以償。假如您信神，神可以免您的罪，使您坐在他的右邊。您應該怎樣信佛呢。我們信仰佛教，應該是求作佛。所以我們應該相信釋迦牟尼是超越三界，了脫生死的聖人，是我們的導師，是我們的楷模。應該相信釋尊所說的法是了脫生死煩惱的有效方案，釋尊藉着這種法得以成佛，現在三千大千世界裡隨時隨地皆有衆生藉着佛法而成佛的。同時也應該相信自己是個有佛性的衆生，如果依照釋尊實證的法門按部就班的去修，不問過去劫中有多惡業，現在生裡是多麼愚癡，倒頭來終必成佛。

顯而易見的，信佛與信神不同，信神是要求神給我們作工作使我們享受別人享受不到的幸福。信佛是實踐佛留給我們的一切道規。信神可單憑「信」向神要求一切的一切，信佛必須「如教奉行」。信神時若是神辦不到，您的信就落了空，譬如您向神要求他的太陽不照您的敵人，辦得到嗎？信佛時只要「如教奉行」，便可「功不唐捐」，為甚麼？因為你有佛性。故而信佛必須修行，信而不修，便是迷信。由信起行，方為正信。假如有人說「我已信佛十年了」。在這十年間他既不受戒坐禪，也不聽講拜佛，實際上他並沒有信佛。或者有人說：「我曾造了一萬尊像給他入拜」，如果造像而自己并不拜，也算不得正信。信佛必須修行，籍修行以求解脫。而拜佛求恩，坐享解脫，那只是信神而不可以說是信佛，其間相差何啻雲霄，實在不可不慎。

五月法事

七日（農曆四月初四日） 文殊菩薩誕日
十一日（“ 四月初八日） 釋迦牟尼佛誕日
十八日（“ 四月十五日） 威薩節
廿一日（“ 四月廿八日） 藥王菩薩誕日

關於宗教信仰的幾樁疑情

~~~~~李居士~~~~~



智者：這幾天連續的談論宗教信仰的問題，有些朋友非常發生興趣，紛紛提出問題來討論，那種情景真是動人。昨天有位青年朋友，冒冒失失的跑來看我，一見面就氣極敗壞的說：「您看，您看，只有二十分鐘啦。糟糕糟糕」。我問他甚麼事情這樣糟糕。他說：「李居士呀，有問題啦，快來研究研究吧」。我說：「什麼問題，是不是跟人家打架啦」。

他一面擦汗，一面說：「不是」。我說：「那一定你老母要打你」。他說：「你別洩氣啦。我是說宗教問題」。我笑了，他平常喜歡抬槓子，時常因抬槓與人家吵嘴，因而問他道：「是不是和別人抬槓吵嘴啦」。他笑道：「哎，是呀，現在距我上班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專門來找你抬槓呢。您這兩天講的宗教問題，我昨天想了半夜也想不通，今天專門來找你談談」。我一聽，原來如此，覺得這位朋友真有趣，趕快請他坐下，給他茶吃，又給他找扇子。他非常不滿意的說：「李居士，您別嘮嘮，坐下聽我說話，現在只有十多分鐘了，說不完，今晚又睡不着」。他兩手叉着腰，瞪着眼睛，站在我面前，好像要打架似的說：「您講我們信仰宗教是為着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對不對」。我笑着說：「對」。他說：「沒對。為甚麼許多信仰宗教的，是為着死後生西方，生天國，生蓬萊仙島。你看死後的問題，能說是現實問題嗎」。我說：「是呀，這確實是個問題。不過，你說甚麼是現實問題呢」。他說：「吃喝穿戴的問題才是現實問題」。我說：「那麼結婚、讀書、職業等等是不是現實問題呢」。他說：「是」。我說：「失業、失戀、生病這一類事情是不是呢」。他說：「也是」。我又問他：「死亡是不是」。他說：「沒是，死了就完啦，不能算是現實問題」。我笑了，問他道：「前幾天，你的女朋友罵你是太保，是不良少年，不要和你做朋友，你氣得兩天不吃飯。為甚麼不去跳愛河，偏要坐在家裡生氣呢」。他也笑了，擴一擴嘴，對我說：「李居士，當時我真氣，騎上車就跑到愛河邊上

，想投水自殺。一看，上流漂來一隻死狗，肚子漲得那麼大，多難看，我趕快又跑啦」。我說：「你怎麼不去撞汽車」。他說：「撞車多慘啊，撞得血肉紛飛」。我說：「去吊頸」。他笑着說：「那更不成，眼睛瞪着，舌頭伸着，多難看」。我說：「這樣好啦，上臺北吧」。他懷疑的看看我說：「上臺北作甚麼」。我說：「上臺北馬場町去吃槍決」。他大笑道：「更不成，更不成」。我說：「您看，死亡這件事情是不是現實問題，要想死得痛快，舒服。而且要死一次永不再生。只有生西方，生天國，生蓬萊仙島。你說這是現實問題嗎」。他聽了嘆口氣說：「您說的也是」。

那位青年朋友想了一想又問道：「你說信仰宗教可以得到幸福嗎」。我說：「是」。他說：「不見得吧，我看見許多信仰宗教的人，不吃這樣，不作那樣。有的一天只吃一餐飯，有的一生不洗澡。聽說還有的抱着聖殿前面的石柱，日夜不斷的站着不動。書上的記載說：還有些人為了宗教去喂獅子，去自焚，去投水。請問你，他們要不信仰宗教，那來這麼多苦頭，你怎麼說信仰宗教就有幸福呢。老實告訴你，簡直是找苦吃」。我說：「你一向對你阿母很孝順。她說甚麼你聽甚麼。這我是知道的。但是你為甚麼要聽她的話呢。你阿母不許你上酒家吃小酒，你又去了沒有」。他說：「我當然不去」。我說：「你為甚麼不偷着去呢」。他瞪起眼睛來說：「我當然不偷着去」。我說：「酒家多好玩，多幸福，你何必聽阿母的話就不去呢」。他想一想說道：「阿母是好人，他說的話都是好話，聽她的話，比上酒家更幸福。更好」。我說：「那麼，你明白信仰宗教的人為甚麼還不吃，那不做的道理了嗎」。他想了一想，笑着對我說：「好，算你說得對。但是為甚麼有人樂意為宗教信仰去死呢。你不是說信教為的延續生命，充實生活嗎」。我告訴他說：「宗教信仰是很容易導出苦外的後果的。人們以為苦行可以表示忠誠給神看，或以為可以感動神愛世人的心腸。苦行的後面，實際上是一種強烈熾烈的欲求。人們願為宗教而死，乃是以為這可以得到一切幸福」【下接第五頁】

## 獻給青年朋友的幾句話

真

空



「少年易老學難成」這是真的。無論學習什麼，都要趁早開始，才能有偉大的成就。

孔夫子說：三十而立。假使我們希望在中年時候有所成就，必須青年時代就要準備（學習）才行。三十歲時候成就大覺大悟的釋迦牟尼佛，亦是在年青時（十九歲）立志追求真理。他若四十歲才立志的話，如何能於三十歲成功呢？所以「青年」是人生底學習的時代，中年是事業上成就的時代。

那麼青年應該如何立志呢？誰都會為名利而立志。但！有人以為「人家底幸福等於自己底不幸，我要幸福必須犧牲他人」這是很大的錯誤。我們若翻開歷史書，就能看到很多。

①為自己的名利去犧牲他人而失敗的暴君亂臣。

②為他人的幸福去奮鬥而自己成功的聖君賢臣。所以我們底名譽、利益、幸福、成功等等，必須建立在廣大人群（大眾）的幸福、利益之上。這就是佛教裡「利益他人即是利益自己」渡他即自渡」的原理。

或者，有人誤解「必要捨棄名利」才是佛教徒。其實佛教是以「離苦得樂」為目標。釋迦牟尼佛曾教訓我們必須追求最大最高而永遠的名利，不可跟一般平常人一樣追求虛妄假暫底小名利。所以大乘佛教徒四項立志裡有

「眾生無邊誓願渡」

「煩惱無盡誓願斷」

這是最徹底而究竟的利樂。若能如此利樂他人與自己，一定芳名遠聞，美

譽高超一切世間。第一願：十方無限制的虛空裡有無限量的世界，其中有無邊數的眾生。眾生是天上的天帝天人。人間的人類以及鬼、神、畜生、地獄的總名稱。此諸眾生還未覺悟真理，沈溺在生死苦海之中，我一定要設法叫醒他們渡過苦海，達到覺悟定樂之彼岸。第二願：我及一切眾生，在此生死苦海中，備受無窮無盡煩惱患難，我一定要把真理的利刀，斬斷煩惱賊群的命根。

立志之後，為要達成目標，首先須辨二種基本條件（原動力）是養成清淨無著之智慧（客觀的精神）。②觀察事物性相（本體與現象）之智慧。即是「法門無量誓願學」

法就是工具、方法、辦法。有了方法才能達到目標，故曰法門。若無法即沒辦法渡眾生、斷煩惱。眾生及煩惱的性質有很多種，所以我們要研究（學習）很多很多法門，去應付（服務）他們及自己。

以上三種誓願，綜合起來叫做佛道。佛是印度語「覺醒」的音譯，佛道即是覺醒者所行之道路（事業）。我們一定要完成它。所以最後一項立志是「佛道無上誓願成」

有人說「佛教是厭世離世，不能跟社會和諧」。其實佛教是以救世覺世，服務社會（恒順眾生）為目標，所以釋迦牟尼佛會四十九年的說法渡眾生。因此，青年朋友們必須為了自他之利益，勤學無量法門，以期早日了成佛道。

本文因篇幅關係，不能詳細描述「如何學習法門」等等。請諸位多看「人生月刊」，多往「高雄佛教堂」聽法吧！這是南臺灣最理想之雜誌及道場。（中北部佛教較南部進步很多，故不必介紹。）祝青年朋友們快樂精進。再會。

生的山與谷

生是苦海，是淚谷

盛開的花朵會凋謝

天上的明月也會蝕缺

聚者分離，興旺的沒落

有生者終必死亡 人啊

苦海中的漂流者

淚谷中的沈淪者

肯切的歸命佛陀

謀求從熱惱中解脫

渡過波蕩的海

深邃的幽谷

縱使是狂濤怒浪

或者山岩邊草上的露珠

像明月靜靜的減縮其身邊

幽暗的蝕缺的陰影

以智度的光芒遍照大千世界

拂煦所有含情

使苦之海枯竭，淚之谷乾平

使我們心的夜暗

從此改變為光明。

雖是苦海却莫哀嘆

奔騰而去的波濤不會回轉

水從不增也不減

離水無浪

離浪無水

雖是淚谷也莫恐懼

深谷越深 高山越高

迫害縱使越來越重

必喚發漸次增強的意氣

別見了山中的溪澗

就悲嘆水流易逝

別不知溪上春山多高

就為人世的深谷憂慮

這是無知 非常的妄迷

能够轉迷為悟是佛陀的威能

拔苦予樂是佛陀的慈悲

止惡行善是佛陀的寶訓

欣然的奉獻去矯正心行吧。

敬 禮

在光明前虔誠的膜拜

從心的深處發起敬意的少女

沒有虛偽 更沒有疑惑

連自己的祈禱也不會執取

置身於忘情的感激裡

於月 於花 於人 於佛

能够傾心的祈禱的人是幸福的

受祈禱者的慈愛

與祈禱者的欣慰

另有祈禱者獨自一人可以得知

沒有虛傲的家庭是光明的

生活在淨信的光輝中只有愉快

相互禮敬的人洋溢著慈愛

愛情以貞潔永結

手足以義信共期。

——完——

田 佛  
北 華  
山 佑  
作 譯

# 南台灣之遊

郭美惠

西洋人有句話說：「工作的時候，儘量的工作，遊玩的時候，儘量的遊玩」。最可憐的是我們這一群漁家無名英雄姊妹們！終年都居聚在那

巍峩的廠舍（××漁網公司），男人之禁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年四季中，埋頭苦幹從事修補破網，絲毫亦不感厭倦，可惜我們的生命，白白地隨之而失去了無踪。

春節到了，有兩天假期是我們的，雖只兩天，誰也不肯輕輕地放過，各個私自計劃路線，安插節目，忙個不亦樂乎，我更著急的等候他，很困難的渡過一日，眼看著明日假期就要開始了，會不會使我在失望與懊惱中渡過這個假期呢？我體會到覺得等候比工作還要苦，頗為後悔，不該冒昧的約他。黃昏之際，他終以匆匆地趕來了，原來是從左營海軍基地趕到的，一見面就冒冒失失的責叱我說：「小姐啊，你為什麼不早點寫信告訴我啊！我已和三位老同學訂了約，今天下午接到你的命令，叫我多麼為難呢？想來思去，只有對他們失信了。真害人我還沒有吃飯，也沒有換衣服，就這樣去玩啊！天啊！我的洗面巾也沒帶，我的錢呢？給你準備的禮物呢？還有……唉啊！又忘記到老李那兒啦……」雖受到他的突唐，我倒覺得異常的愉快，所有的懊惱，焦急，都烟消雲散了，我倆在春色蒼茫，離開家踏上

旅途。

農曆元旦的清晨，匆匆地到達了枋寮，在街上踴躍了一陣，成群的漁民，男女老幼正忙著補網與張網的工作，正準備下海作業。突然間，看到漁網彷彿看到多年的老朋友一樣，我不自覺的站住，目不轉睛的看，心裡想這張網應該怎樣來補呢？應該用幾號紗線呢？應該用幾人呢，是多少云尺呢？也不知站了多久，他急了，「哎啊！妳天天看破網，難道還沒有看足嗎？還要跑到這裡來看嗎？」我不覺的笑了起來，是的，我已竟被破網抓住了，今生今世不知道能否跳出。

春節是遊覽的季節，旅客格外的擁擠，我倆好不容易搭到四重溪的汽車。車裡的氣味，萬分的難聞，我告他說：「坐這樣的車怪難受，」他調皮的答道：「這就是旅行啊！你看人生的旅程也還擠呢」。

四重溪是我們的第一站，那兒三面環山，可惜都是一片荒山，沒有值得欣賞的景色，祇是幾間溫泉的旅館，點綴參插而已，本來今日我是帶著無限的愉快與心情，偕他來暢遊佳景，却料想不到，頭一站的旅程，即是如此的一團糟，很不想再繼續的旅行下去，也許我這樣，打擊了他，他鼓舞著軍人的風度，一再苦口婆心的懇求與慰勉，「繼續旅程，以達目的」。世界上最純潔的

## ▲近作四首▼

立 條

### 「一、新生」

忘却以往的種種，  
譬如昨日已死；  
努力去開拓明天，  
像是今日才生！  
要像：飛蛾一般地勇敢，  
投向另一個世界；  
縱然：火燄灼傷了羽翼，  
也不因此而氣餒！

### 「二、湖邊」

冰清玉潔，  
一點兒的暑氣沒有；  
風平浪靜，  
一點兒的動盪也無；  
在湖邊——  
花兒解意而跳着妙舞；  
在湖邊——  
鳥兒高興而唱着清歌；  
這時光——

永遠是那樣的靜平！  
永遠是那樣的潔清！  
這境地——

### 「三、前進」

人生渺茫像海中小舟，  
航行在無邊的黑夜裡，  
海浪不斷的向我襲來，

最柔和的，莫過是女人的心，在盛情難却之下，我勉強答應了。

中午乘車向著恒春道途駛去，路旁連綿不斷的山上，青松茂竹叢堆著，稻田棋盤交錯，遠處是汪洋的綠波，幾艘小船在那起伏不定的海洋中飄浮，景色猶如一幅齊美的彩圖。由此可體念到瞭解到，臺灣真是個美麗的綠島，（西人譽為福摩沙）。

車到達了恒春，山坡彎曲傾斜頗多，好像老牛拖著笨重的貨車蠕動的上山，約費一刻鐘，才勉強把我們拖到不知多高的山坡上，而到達了目的地——國立墾丁公園——。

下車後，走到大門口先拍一張照片留影，井隨著遊覽指南圖的方向進行，熱帶林裡，俱全各種各樣的樹林，茂盛且高大，栽培整齊，佈滿了一片林蔭，可供遊客們休息乘涼，孩子們做遊戲捉迷藏，深信在南臺灣是希見的林區。

倆帶著無限愉快的心情，邊笑邊語欣賞在大自然的美妙。爬上在嶺奇岩，而到「仙洞」，該洞壁上通懸鐘乳石，奇形異狀，鬼斧神工，祇靠著由電力發動的幾盞小燈光照的，絲光而陰冷，相傳古代有某神仙居以此修煉，依我看起來，井不會我住在工廠裡愉快多少，不過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進入仙洞，也可謂眼福獨秀了。

步出了山洞，又向地行，爬上望海亭，面對臺灣水文一色，眺望大尖石山，經一臥，懸涯深谷，驚險的攀到矗立的觀日峯，山風強烈，站立起來，眺望著太平洋、巴士海峽，臺灣海峽，以後臺灣最南端的嶺巒鼻，聽說東望可眺望著蘭嶼及綠島的遠景，我輕輕的對他說：「如果上面有

山，我更願意向上試！」他慢慢的說：上面只怕就看不著補破網的了」。

附近步行須達二十分鐘光景，尚有一處可遊，名為「一錢天」，可惜，在日觀峯耽誤了很多時間，又顧慮到來不後坐車，而竟失望婉惜了取消了它。墾丁公園得確是個風光綺麗的景色，名勝佳景，欲人遊醉，雖在二小時短短的時間，匆匆地躍躍，但是惱海裡，却滋著深刻的印象，徘徊春念，捨不得的離開。但汽車終以無情地開駛了，隨原山坡而下山，約速達三十分鐘光景，又到達了旅行的最終站——嶺巒鼻——。

嶺巒鼻是處在臺灣最端的一角，遠有一座燈塔，雄偉雄嚴，在逗留來往之際，偶然間，他突然遇到前所約會的舊同學，受到一陣的批評與攻擊，急雨一般的降下來，他還親切的道歉與懇摯的解釋，求他們諒解，他們不時的偷偷地看我，我知道這時我成了他失約的惟一原因，他們在看不值不得，男人真可惡。

夕陽之下，風沙瀟瀟，馳車似飛，疲倦之餘，不幸之間，車馳至恒春市街的道路路上，忽有一隻白色的犬。不幸被輾于輪下，斷送了生命，車廂內的旅客，起立一望，毫不在意似的，又坐了下來，這時的我。心臟急跳，為這犬的喪命，生起了無限的哀傷，心想今日是不吉祥的，這隻犬是為著我來旅行而喪失了生命，心裡默念著，「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為這犬大超度——黑漆下，車快駛原途，一站又一站，回到高雄，那隻犬的影子，一直盤桓在我眼前，而水光山色，却消失的無踪無影了。

暗礁這頑固的壞東西，常在左右阻擾我前進，而我一刻不停的前進，生命倚在遙遠的燈光。

#### 四、螢詠

在我寂靜底綠色窗前，夜夜那提著金色燈籠，像尋覓什麼似的來去，沒有見妳片刻的休憩，當我伸出歡迎的手臂，竟不見妳燈籠的金光，妳是香然地告別？抑是有意地隱藏？

【上接第九頁】好好地去做些利生的工夫吧，如設學院、養老院、孤兒院、醫院、圖書館都是人作的工作，為什麼不作呢？「關於「大佛」的事，只不過是個例子，說明萬不可捨本逐末，為佛教，為自己，我們唯有把人我執著棄掉，貪瞋痴的煩惱斷除，將往昔為一己打算計較的無明心，轉過來為真理而盡形壽獻身命，一致團結起來，高懸佛法的寶幢，輝耀佛日於苦海，令眾生得沐我佛慈光；而皈依大覺懷抱。這樣才是真正地振興佛教，報答佛恩；而盡佛子的使命！

這樣來迎接佛誕，慶祝佛誕是何等的有意義，而何等的寶貴價值呢。

回頭一望，日照雪山光華燦爛，宛然瓊瑤世界，塞外風光確乎別有風味。

轉過幾個大樹林，忽聞鎗聲連連夾有蠻子口哨聲，土兵愕然說：「來了、來了！蠻匪來了」。我囑其趕牛打馬，向前快走，我在後勒韁緩進，一手持鞭一手握劍，口唱山歌：「喇嘛呢咱咪——呀呀——」蹣跚而行，不一會，忽見蠻匪，騎馬持鎗，昂然從山腰趕來，至距我百步遠近時，忽然站下看我揚長而去，並不追趕，行間忽然低頭一望，見所說前日打死兩個商人，向棄屍路旁，一會繞過山來已不見匪人踪跡，我即加鞭趕上土兵，土兵歡慶萬分。是日行路存有戒心，終日未能下馬進茶水，至日輪西沉，仍未到站，已而大雪紛飛，即招呼土兵下馬附水而住，就地露宿一宵。

習晨從雪中鑽出，寒不可支，雪仍不止，土兵掬大度河水吃油炒麵，並餵飽牲口，我因冰水糲糲寒冷透骨不能進口，只好忍饑冒雪而行，是日一路只見山林風聲，冰雪瀑流正不知行程幾許，更不知今夜投宿何所！土兵忽然哈哈大笑說：「先生，你聽！」我靜聽遠處山坡中傳出狗吠汪汪，知前面有人家，頓覺欣悅，加鞭疾駛，到一牛棚蓬處，下馬投止，牛蓬中有一女蠻家，年約三十歲左右，前來招呼，另有六個小孩都很活潑，帳蓬內左邊，有三個男人，二臥一坐。烘火吃茶時，我向一八九歲之小孩問：「誰是你爸爸？」他將小手指三男人說：「阿帕、阿帕，都是爸爸」我初以為小孩瞎說，一會進來一位老太婆，手持牛奶桶說：「先生、辛苦了，吃牛奶嗎？」我說：「謝謝你，坐下吃茶吧！」遂操不純熟之藏語，對她談天，始知其三子共聚一媳，確係事實，蠻地家庭向行多夫制，不以為異。

次晨，天晴，老太婆說：「你們今天可到貢頓佛所了，前面不遠，就是木雅鄉，再過去，即是康松札山貢噶佛爺現在便住在那裏」。我吃完早茶即辭別上馬前進下午五時許，遠見青蔥松林現出金黃廟宇佛殿寶頂，即貢噶上師之廟，——康區白教中心地。

康藏佛法，計分五派：

- (一) 尼麻巴：即所謂「紅教」，藏語「尼麻」為太陽，蓋以日為喻亦稱舊教，以傳入西藏最早之故。
- (二) 噶居巴：即所謂「白教」藏文「噶居」為口傳義，言口授傳承，蟬綿

不誤也。又此教鼻祖帝如巴是白衣成就者故稱白教。

- (一) 格魯巴：即所謂「黃教」藏文原為新義，為宗喀巴大師密宗革新派或謂以其帶黃帽掌政權，故名黃教。

- (二) 沙家巴：即「沙家教」藏文原意為地，此派鼻祖得成就於一草地之地，故名沙家巴。

- (三) 奔布巴：即所謂「黑教」原為西藏之原始教，其經咒頗多靈異。

「尼麻巴」之長處為經教原本原究，修法方式廣博，以大圓滿為最高法。「噶居巴」之長處是有十三不共大法，成佛要道為大手印。「沙家巴」之長處是能隨時代走，能接受各派之法門。「格魯派」在內地流傳最廣，其長處大多數學密者均能知道，不用細說，其最高法為大威德卡覺麻，修持要道次第為菩提道次第，即慈氏五論之一。

我們走進廟門內，恰逢滿空法師貢噶師父弟子中有六大金剛，滿空法師其一也，曾在康定晤過面，略事寒暄，即由其接待，並引導拜見上師，上師和藹慈祥，令人一見生敬。我即陳明誠心來山求法，與決意住雪山自修之大願，即蒙攝受，隨命管事喇嘛將我安頓到蓮師殿下榻。

此後蒙上師特別慈悲，三天灌一大頂，二天灌一小頂，早晚過隨講解修法儀軌，經兩月餘，大小灌頂均皆圓滿，適那居士趕來為師祝壽，兼來送我入雪山閉關。我即請示上師在何山閉關適宜，修何法能即身成佛，師入定觀察後說：「修所在我前世閉關之所，貢噶山頂貢噶寺內我開房為宜，但此山太高，空氣稀薄，無人居住，只有一個看廟尼僧在內作伴耳。」我說「甚好」師又說：「法是那個法均能成佛，那個法均不能成佛，只問你能不能如法修而已」。我答：「如法修」師言：「好！紅觀音法大而難修，但其成就大，世出世法均得自在，其他各法雖皆有所長，惟不如此法對你有緣」。我即依師所示，決以此法為本尊。上師又為我擇定入山日期。

至期我與邵君辭師上山，師又派一位喇嘛相送，貢噶山距離師所居之康松札山還有兩天路程，曉行夜宿而往，此山左脈東行入川，右脈西入藏境，雄偉秀麗不可言喻。貢噶寺大殿，全部石頭砌成，屋瓦亦為石造，惜乎年久失修，已倒塌不堪。殿左有開房一間約五方尺大小，有一阿尼（是藏地尼僧稱呼）年約六十餘歲，見我等來，即招待住下。次日與邵君



## 雪山修行記

貢噶老人

我幼年時，曾在顯教皈依佛法，起初尚屬泛泛念佛，後於抗戰發生時，因念觀音聖號，得有明顯感應，遂堅潛心學佛之志。

抗戰後二年，參加藏文學校習藏文後又輾轉到西康工作，西康為藏密盛傳之地，而藏密中有經典修法均為內地從未有流傳之妙要，須如理如法修行，以此因緣故遍訪五德具足之大善知識，決心學密，後由故友邵福宸居士引導，依止貢噶上師，得傳真傳。

西康境內，高山遍地，冰雪崎嶇行路向稱艱苦，民謠云：「么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個透、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臘學狗爬」。一年之中僅七八九三個月，差便行旅而已。貢噶上師之貢噶山，高度僅次於喜馬拉雅山，積雪累年不化，行旅不便，當可想見。然學佛之志既決，又以在康藏工作有年，對於康地氣候、語文、人情、風俗，已能習慣，即於八月中旬上山，由邵居士借得牦牛三頭，裝載供養茶葉。又借兩匹馬坐騎，請一位土兵伴送同行，蓋因途間路曠人稀，往往數天不見人家，常有匪劫之事發現，修學期間之資糧則由同參武君發願運送，善友功德，永不能忘。

諸事既備辭友出康定南關與土兵就道同行，康定即古所謂三危打箭爐，為蠻漢貿易之地城在山凹中，登山一望，形若長蛇，城有三門，出東門即往成都之成康公路，北門則去丹巴蠻地為產金之區，出南門乃通滇藏大路，我等即是循此路往貢噶山進發。

下午四時許到玉臨宮，為康定蠻民四十八家第一大土司行宮所在地，有三四人家，尚有溫泉一所為過去土司澡浴之所亦為跑馬之場。土兵至此地，即招呼說：「先生，住下吧，明天即無人家可投宿了。」於是

便到一家經常招待漢人歇宿的蠻家屋內投宿下來，我與土兵及兩位趕馬的烏拉娃，一道就地而坐，蠻家倒來酥油茶，相與閑談，詢知我等係往貢噶山學法者，彼即「喇」的一聲說：「不能走了，昨天前邊山上，正搶了去雲南的金商還打死兩個商人，匪人尚在山上未去，不能走了。」

趕馬的兩烏拉娃聞言後看我一臉，吃驚搭巴，即偷偷轉去。土兵問我：「明天如何？」我以學佛心切，且幼年曾習拳劍湖海見聞亦多，諒此蠻匪，何足阻我，即答：「還是走呀」。次晨稍稍落雪，我與土兵謝過蠻家，上馬趕牛而行，盡是羊腸山路盤旋曲折，經過兩條雪冰暴流大河，走到六點鐘左右，在大度河邊見有三塊石頭中間有一堆柴草，土兵說：「到站了」，此時水邊石洞中走出一蠻家，身披羊皮臉黑如鍋底，年約五十歲，招呼說：「先生！來了」。我問：「你是做甚麼的？」他說：「看站的，請到洞裡來吧！」我與土兵即將行李供品等物，卸在洞外進洞休息，土兵打水燒茶。吃茶後蠻家問：「你們要往那裡去？」我說：「到貢噶山修行去」。他說：「不能過去！不能過去！這山內有匪徒幾十人，在此盤踞，你們過去，一定要將你們的茶葉牲口搶去的」。我說：「修行者不怕這些」。他說：「睡吧！如夜間有人來問，你們切莫答聲呀！」他說完即去睡眠，我即在洞內靜坐默念六字大明，久之忽於黑夜中見洞內極明亮，不久走進一位頭戴五佛冠菩薩，對我而坐，見此景象知為吉兆，明天上路，決定平安。

明晨拂曉出洞，夜雪堆滿洞口，旭日初升，拂雪備馬土兵頗有畏色，我說：「莫怕！前面如有人截路，你可下馬說明：『我是土兵，主人在後面東西是他的』好了」。土兵點頭答應，我謝了蠻家，上馬趕路，

繞廟一匝，四顧積雪茫茫，冰河雲海，天地混然相接。邵君與喇嘛同行下山，約行里許，邵君復攀山回來說：「我看此地，山高雪大，太淒涼了，你如住不下去，快派人送信與我，我見信即來接你！」我哈哈大笑說：「邵師兄，請放心，今日之我非山下之我，山下之我已死了，請兄放心三年再見。惟希帶信武兄，糧食每年必須送一次」。他說：「好！師兄素稱英雄，今真名不虛傳，再會，再會！」他便攀行下山而去。

邵君去後，我自回關房與阿尼攀談，詢知此地每年八九月間始有蠻家朝山帶來食用物品，阿尼則畜牛數頭，做出酥油，至此與朝山蠻家交換食品，以爲一年生計之資，過此時間，則終年無人到山矣。

到關第三日，即打開經本正式修法，孰意愈修愈有問題無法再修下去。於是發心修定得慧後再修此紅觀音大法。便將法本收起，關鎖關門，開始習定，乃於次年元旦日趣入定境中繞過貢噶山在某一壇城聽法聽法既意，忽聞空中有人呼我出定，遂出定而關門自啓，阿尼見門啓進來說：「覺巴（藏語修行者）你出定了要吃牛奶嗎？」我微點首阿尼去取來鮮牛奶一盅，我吃牛奶時阿尼告我說：「覺巴：你入定已六十四天了」。我聞言頗覺驚異，問：「你何以知道已有六十四天？」阿尼說：「我每天來關房外窺探動靜，每來一次即置小石一塊，令數得共爲六十四塊矣」。彼復告我：「歷來在此閉關者雖不少，但未見有不食者，近百年來在此絕食閉關還算你爲第一人哩！」我一定竟達六十四天之久殊非始料所及。取鏡自照，面容皮色，乃豐潤宛如童子。次日上座修法，即毫無阻滯矣。自此一往，每日修法四座，初座晨四時至六時半，下座吃茶，第二座七時至十二半，下座少憩繞佛三匝修第三座，至下午五時下座，蘇息約一小時，七時修第四座法至至夜十一點畢下座而眠，寒暑無間。

是年夏，武君送糧來，貢師亦到山來看，並就關中爲我及武君再灌不共大頂，住七日下午，我仍獨修如常。修至第二年春季，不知何月，一日早座時，身忽騰空三尺許，自覺五大輕空，我以境界特殊，乃捏定印，靜慮住定，已而自然降身歸座。此蓋火大作用所致，不過是百尺竿頭又進一步，自謂倘認此現象以爲成就，則大誤了。

是年秋天，又一日早座時，體內似感變化，午座後，阿尼送進牛奶，正待吃，忽大口吐鮮血，盈一方尺許，隨即靜心住定而眠。阿尼見之急尋另一念護法之喇嘛來撫我全身已冷，心頭尚溫，呼喚不應，以爲我必死，連夜到貢師處報信，滿空聞訊，一面報告貢師，一面爲我準備身後事，並携貢師之藥品隨送信人上山料理，往返忙碌，恰好七天，滿空到山時，我已先復蘇並感知貢師派其來山之夢，彼等到山見我無恙，皆大歡喜。後來乃知此亦屬五大六脈變化所致，爲修持者必有之階段，倘當時不自靜心住定，則殆矣。休息數日復修持如常。

我每天午座後，休息時間，尚須下山背水一次，因廟中雖有一流泉水，但飲之易致病，而阿尼怠於遠出汲水不得不自己動手。一日背水途中遇一大豹子，進退不得，不意此豹獸我一眼，却避道上山而去。此間山高雪厚，野獸得食不易，每有豺豹盤羊，白熊野鹿，到廟則尋食，另有狐人，能學人語。此次與大豹迎面相逢，倘非心灰意寂法力感通，安可倖免。由此可見古德以虎爲侍，信非虛事，亦可證心力所感，有非常情可測者！

有一日康地故友共贈食品，交武君上山送我，適武君以教務未暇，改由戴君運送上山，來時，我適下山背水，相逢於山坡間，問我山上一修行者安在？我隨手一指說：「在上邊！」他上山去，我仍下山背水，回廟時，阿尼叫我說：「覺巴來了」戴君向我細看一眼，笑說：「申先生，怎麼這等樣子了。我恍然自悟入山以來，已成苦行頭陀像非山下形容，怪不得他觀面不識。不禁相視大笑。戴云：「此山真難走，我途間整馬兩次」。我謝收物品而別。

一日，阿尼含笑來說：「菩薩（蠻家因我獨自到山苦修以我是貢噶山菩薩轉化而來，多有如此喚我者，故阿尼亦常學蠻家叫我菩薩）。送糧的來了」少刻，武君與土兵同進關房，武君云：「今日乃你上山第三年之除夕日，我特起來與你過年，並祝賀你圓滿下山！」我始知到山閉關，將滿三年矣。晚座後武君洗脚，見其手足龜裂寸寸，蓋途間風雪凜冽被凍損者。我能安然在此閉關修持，武君功德之力多矣！元旦、武君命土兵做漢地麵餛飩，不意山上空氣太稀，煮水麵不透，我中午一餐牛奶已成習慣，是日進麵一碗，大不服肚，晚座後果然腹瀉，終夜淋漓，不

【下接第11頁】

# 維摩居士

## 四幕劇

燈室譯



### 第二幕

#### 第一場

吠舍離國的果樹園

人物

釋迦佛

寶積及其一家人

目健連

舍利弗

須菩提

大迦葉

羅睺羅

阿難

——這是第一幕的繼續。以光明遍照實相淨土及入光明三昧的釋迦為中心，弟子們一同合掌。光明次第轉暗，還同普通的光明，淨土嚴淨頓滅，現已普通的果園了——

釋迦：怎麼樣？你們都已看見淨土的莊嚴了吧！

寶積：是！已看到了淨土的莊嚴了。

目健連：我覺悟到這個世界，到底是不能與實相的佛土相比的。

舍利弗：世尊！請你願諒我，我剛才把這麼美麗的佛土，看做一個岩突兀凸凹的醜土是看錯了。

釋迦：那用不着謝罪！你不過是將大家的疑問代問而已。爲了你這麼一問，大家都能進一步明白真理了。但是距離那真正實相淨土的莊嚴，還差得很遠。實相的淨土，並不是有縱橫厚薄形相的世界，那

是有千萬億阿僧祇却原來的世界。那個世界，是用五官六根所不能見的。

寶積：託福！大家都明白了，我誠有說不出的高興。

釋迦：（向寶積說）你的朋友維摩詰，近來是怎樣？老是不到他啊！

寶積：世尊！維摩詰最近病了，所以才沒有出來。

釋迦：什麼？他生了病，（臨時靜默）。那一定理由，大概是方便裝病的吧（轉向弟子方面）！喂：優波離！你去看看維摩詰的病怎樣？

優波離：世尊！我怎麼能行。因爲我有一次在泉河畔看到我的弟子與一個少女嬉戲，我說不要僅看肉體的美麗，勸他脫離煩惱，但恰好維摩詰來，他說：煩惱是本來沒有的，叫他倆做對好夫婦，在此世界上建該淨土。並指着他們親蜜地走着的情形說：這就是淨土，就是佛使衆生就地

幸福解救。除了這光明的世界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我被他這麼一講，倒開了慧眼，所以我慙是再沒有資格去看他了。

釋迦：這樣嗎？維摩詰的心境實在太妙了，超越了現象的世界。達到了實相的境地。須菩提！你怎麼樣，你是我的弟子中，解空第一的，沒有比你更明白現象之空，而把握到實相的。你一定是最勝任的了！

須菩提：（躊躇）世尊！啊！我也不行，也不是能勝任的。

釋迦：（微笑）怎麼回事呢？你說說看：

須菩提：回想以前，我有一天，入吠舍離大城，專向富家托鉢。有一次正站在富家口乞食時，由家中出來了一個人，我仔細一看那便是維摩詰。

釋迦：（有趣樣子）維摩詰怎麼樣？（催促的問？）

須菩提：維摩詰將我的鉢盛滿了飯就拿出來，但他不給我。所以我再含掌伸手欲拿，可是他並不理會我。他又說：假使你不能回答我說的話，這個鉢就不還給你，請問你，你的師父釋迦不是說要你們多多

去貧窮處，去飢饉的村托鉢嗎？你現在爲什麼專向富家來托鉢呢？

釋迦：那麼，你怎樣回答他的呢？

須菩提：我說，因爲富家財產比較豐富，所以貪心隨之而多，我爲調伏他們的貪婪，所以特別向富家來托鉢。

釋迦：維摩詰不會爲了這句話就算了事吧！

須菩提：是的，他說貪婪心不只限在富家，窮人還是貪心很多的，他們曾經執着物質不捨，所以現在才會感報爲窮人。富者貪者，沒有兩樣；而絕對是平等無差別的。你應該不分彼此地爲他們折伏貪心。分別心是不應該起的。

釋迦：須菩提！維摩詰那個時候，不是問你食物或物質都是空的嗎？

須菩提：是！世尊怎麼會知道的呢？

釋迦：我都明白！你怎麼問答他的？說說看：

須菩提：我回答他食物是空的。但他又問我，如果食物是空的話，那你爲什麼又要托鉢呢？

釋迦：那你又怎麼答他的呢？

須菩提：我體念到這個空的东西爲什麼要托鉢。就頭腦不清起來，無可回答了。但維摩詰代我解答說：如身是空，知食是空而空而行乞食，是空行乞；知食是空而食空乃食施主的愛，是食的總愛，非是食的食物。因爲實相是一切平等，故沒有施者，受者。了知諸法平等實相智，遊諸煩惱

而行乞食，了知現在空而不執空，於現象實相而行乞食。行乞食非凡夫，又非離凡天，非聖人，亦非離聖人，非地獄，亦非離地獄，非餓鬼，亦非離餓鬼，非畜生，亦非離畜生，如是一切外道是汝師匠，墮地獄，墮餓鬼，墮畜生，經三惡道，於一切邪見處而能覺悟，才能受此共養！

釋迦：（微笑）宜乎如此，難怪名不虛傳的維摩詰。

大迦葉：什麼！他說一切外道爲師匠要經三惡道，才能受供養嗎？那麼須菩提，你不是不是這樣供養的呢？

須菩提：不，我決不會受這種供養。我不懂維摩詰的什麼意思，所以不能回答他，就想將鉢置不要了立刻離開那裏。

大迦葉：他怎麼樣呢？

須菩提：他說：用不着怕，托鉢走吧！一切的現象如幻，你被說了幾句就駭怕嗎？智者是能離言語而應，離文字而看，你不要固執着，持鉢走吧！我聽了他這番說話後，覺得很慚愧！但有很多的天人，却開了並奏着歡喜的天樂呢！所以我怎敢擔當這次的任務。

釋迦：羅定羅！你是我的兒子，你代表我去看看維摩詰的病，怎麼樣？

羅定羅：世尊！我也不能，我不敢訪問維摩詰！

釋迦：怎樣呢？

羅定羅：因爲有一次，我在吠舍離城內，正當對很多長者說教的時候，他們都異口同聲

的問我：你是佛子，又是王子，爲什麼要捨棄王位出家呢？在家和出家，有什麼分別呢？到底出了家有什麼功德呢？所以我給他們說明出家種種功德，當我正在說明的時候，適恰維摩詰來了，他對我說：羅定羅！沒有利益，沒有功德，才是出家。如果爲了利益，功德而出家者，那差得太遠了。知道本來沒有可愛的利益，沒有可愛的「我」，只能隨順真如大生命而活在無相之相中，才是真正的出家。如穿了法衣，而在袖中算計所得布施的多少者，那不是出家。所以在家中却有出家，在出家中却有在家的。那時有許多長者的子弟問維摩詰說：那麼，不一定出家做沙門，還是可以修道嗎？維摩詰回答說：對！不是做沙門才是出家，能够離開貪愛無執着而以實相爲我家的就是出家。聽了維摩詰這一番說話以後，那廿二個長者的子弟，皆發起了菩提心，所以我不敢去看他，不曉得要怎樣應付他才好。

釋迦：阿難！你是多聞第一的。怎樣，能與維摩詰對答嗎？

阿難：我以前也是爲了病，曾經碰過一次釘子，所以現在我也不想去。

釋迦：到底爲了什麼事呢？

阿難：記得世尊以前有一次，玉體欠安的時候，我欲拿比較容易消化的牛奶給你吃，所以我一清早即在婆羅門教徒的富豪家中去托鉢，恰巧遇到維摩詰，他開口即

釋迦：其他有沒有人敢代表我去看維摩詰的病嗎？

釋迦：聲聞弟子中，沒有一人嗎？啊！這麼多的還找不出一人。好了，你們都給我進去，找彌勒菩薩來。——（一同合掌敬禮進去！）

彌勒：世尊您叫我嗎？

釋迦：彌勒菩薩嗎？

彌勒：我明白了這次的事情；

迦：不錯，還是彌勒菩薩。

彌勒：但，世尊！這次的任務我是不敢擔當

!

釋迦：那是爲什麼呢？

彌勒：這是因為我以前受世尊授記做佛以後，

在兜率天宮，爲王及其眷屬，說：住不退轉的修行方法時，維摩詰就以神通力，現在其場。他說：彌勒！聽說你由釋迦牟尼佛授過記，預告你將來即成佛，真的嗎？你到底想於那一世做佛呢？是過去？現在？或是未來佛？如果是過去的話，那不是已經消滅了嗎？所以沒有做佛時期的分了。如果是現在的話，那麼，現在還是不停地在過去，沒有可住的地方。如果是未來，那這個未來還是慢慢地靠近，變爲現在，但那個瞬間，當你一想它的時候，不還是又過去了嗎？所以你從時間的流傳中做佛者，那就沒有做佛的機會了。這麼一來，你到底在何時可以做佛呢？實相是無始無終，無生無死的，一切的衆生原來即是實相。彌勒！如果你是佛的話，一切衆生還是無一不是佛，一切的「迷」是本來沒有的，所以「迷」可滅的道理，因本來就有迷故，沒有人發菩提心，如你現在在這裏說法是不對的。證悟不是身得，或是由心得的。能够捨身，捨心，才是開悟。能超出相對的境界，視一切如如，生生，活機靈動的才是開悟，才是佛陀！聽了維摩詰的這一次說法，有很多的天人開悟了。所以我到底不敢擔任這次的任務。

釋迦：光嚴童子：你去看看怎麼了？

光嚴童子：那我不敢當，連彌勒菩薩都不敢去，

而我怎麼敢去呢？有一個時候，我欲去

釋迦：文殊！文殊！  
文殊：世尊我一切都明白了。我頗知維摩詰，  
吠舍離大城，剛好在城門口，遇見維摩詰，我與他行了一次鞠躬禮，問他由何處來？他說：我由道場來。所以我再問他由那一個道場？他說：無明即是道場，因它使我們知道本來無無明，唯有佛故。煩惱即是道場，因它使我們知道本來沒惱，只有覺故。緣生即是道場，因它使我們知道本來沒有緣生，唯有佛故。一切的現象，只有冷淨佛土故。三界即是道場，因它使我們知道本來沒有三界，只有實相土故。黑暗即是道場，因它使我們知道本來只有光明故。六波羅蜜即是道場，因它使我們成就一切智慧故。所有濟度緣生的諸菩薩，無一不是由這個道場而來說法的。連無明，黑暗都為道場的他，到底我是無法相比的。

深達寶相說法

，應酬自在，遊戲神通，降伏諸魔，證

諸佛菩提。我去！我去看看他的病，順

便與他

談談實

相也好

•

釋迦：那麼！

文殊普

薩你去

吧！

文殊：是！



## 來函照登

### 慶祥大居士法鑒：

欣接自岡山轉來貴社賀函一封，敝人亦僅代表本團全體同仁，向貴社致謝。貴社多年來為佛教文化奮鬥，敝人早已欽佩之至。今後祈望貴社，本着宏揚佛法，培植佛教幼苗之熱衷，多賜指教為幸。

我們素昧生平，今日能藉着文字認識，實在是有緣份在。首先我得自我介紹。

陳明雄是我俗姓名，法名淨雄，四十八年四月在臺北皈依心悟法師，現年二十三歲，在省立中興大學法南學院四年，今夏即將畢業，雙親皆係皈依三寶之正信佛教徒，家父且為岡山念佛會副會長，早在五年前，曾隨岡山念佛會下鄉佈教（那時我對佛法一點也不懂只是湊熱鬧而已）加以在家中目染耳濡，使我對佛法漸有興趣。乃加入岡山念佛會為會員。四十七年九月來臺北就讀，眼見校中各種宗教的社團異常踴躍，因此我知道宗教仍為一般知識青年所熱烈追求。後經同學之介紹而皈依，並參加各種臺北大專佛教青年的活動。我認為要把佛法輸入知識青年，必須藉各種活動，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同時我也認為在此末法時代，社會風氣敗壞無可倫比，欲挽回此頹勢，必須宣揚佛法以正人心。但佛法甚深，知識青年較容易接受，且他日要廣為宣傳，也只有他們才能負起重任。復觀岡山地區，異教林立，邪說猖狂，更使我着急，雖然岡山念佛會，有很多青年，且都很虔誠，但是教育水準參差不齊，且各人有各人的事業，時間也受限制，所以對宣傳

佛法的熱度，不太如理想。因此我乃萌起組織純粹青年學生的團體的動機做為宣揚佛法的先鋒。

但我身在臺北，寒暑假才回鄉，無暇顧及，不敢遽然從事。但我已做過鋪道工作，即每年寒暑假，念佛會都舉辦免費的初中補習班，我就利用此機會，在他們小小的心靈播下法種，我發現他們都很有興趣，且很有心得。於是使我對組團更有信心，俟機而待。本來我預期畢業受軍訓畢，再全力組織，但在今年寒假補習完畢時，全體學生要求提早組織，於是經念佛會莊會長之同意下本團於二月十八日成立，並選敝人為首任團長。

本團現有男女團員廿三名（申請入團者有很多，但我們在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下，只好使他們能有好表現，而等待機會），皆係初中以上在學學生，個個是品學兼優（入團的審查很嚴格有的人還央人來疏通，可見本團在學生的心目中已有良好的印象），我們計劃以後，每學期增加新團員五十名。那麼三年後，本團當更壯大了。

本團的宗旨有三，(1)團結佛教青年，(2)研究佛學，(3)砥礪學業（因為學生的學業好以後，才有時間研究佛法，參加活動）所以現在配合念佛會的念佛時間，每星期三、日，夜間六點半至十點，都有集會，在此時間內，給予指導功課，參加念佛，聽聞佛法。現在委託我的師兄，黃兆熊居士來指導（他也是本校畢業在岡山當空軍的預備軍官）本團重質不重量，對於團員的要求甚嚴，所以每半年要考核一次，作為獎懲的依據，我們尚設有獎學金，以鼓勵團員之進修，其評定則由團績與學業成績來決定。

我們雖然直屬於岡山念佛會之下，但為不使

念佛會增加負擔，本團與念佛會之財政是獨立的，本團皆係無經濟能力的學生，所以收入，唯有每人每月之團費一途（現在的團費每人每月二元）但本團舉辦的活動甚多，所需費用也不少，因此我們只好用最克難的方法，最經濟的精神來應付。雖然我們的經濟困難，但我們要用自己的力量來克服，絕不求援於外人，我們要外人支援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就够了。相信佛陀是不會負苦心人的。

今年的暑假，我們已計劃擴大活動，第一、續辦初中補習班。第二、舉行有系統的佛學講座。第三、經讚與聖歌的教唱。第四、佛學演講比賽。第五、團員球類比賽。第六、團員郊遊，訪問佛教聖地與觀摩佛教組織以團結各地佛教青年。第七、成立聖歌隊。第八、成立聖樂隊。各項活動的經費，因顧慮團員的負擔，除團費外，概不另繳費。今夏能否如期完成各項活動，那將是我們的一大考驗。

最後寄語貴社，本團很希望各地佛教青年與我們為教友，更希望各地能有智識青年的佛教團體，同時與我們結為「姊妹團」藉以互相觀摩，團結在一起，致力於佛法的宣揚。

我們也很祈望貴社多提供團結佛教青年的高見，並介紹各方熱心於佛教活動的法師大德，給予我們精神支持。

法安

岡山念佛會團長 陳明雄 含十  
青年佛教團團長

3月25日於臺北

|   |   |
|---|---|
| 問 | 題 |
| 解 | 答 |

# 一、林德官

## 陳景材居士

### 居士

問：本人快要作兵了，是否適於受五戒請示。

答：戒在止惡啓善，

若誠心的依佛法，須抱定願沛於斯流離於斯之決心，以之爲安身立命之處，自當即早受戒爲佳，若云環境不許可，持守困難，則是向善之心不堅，甘自逐流漂蕩也，如斯何日能達彼岸。

# 二、高雄林其毅居士

問：近日讀經見有文辭俚俗，內容怪誕之書，應否視爲佛說。

答：古德錄經，設有疑偽一門，足見大法東流以還，實多混珠之作，學人偶或失查，即有損毀之虞，故應多近者宿，信善知識，始免可於誤陷，此亦慎思明辨之要務。

# 三、屏東林青龍居士

問：近來入夜靜坐，思潮起伏，難得安靜，應如何對治。

答：禪法衆多，皆爲對治散心良藥，居士初學，宜擇其簡單者而求精練之，奉行日久，始可離亂入定，唯須勿貪勿燥，切實用功，印光大師數息念佛法，融禪淨於一極爲精良，不妨奉行。

# 四、高雄曾錚居士

問：經愛人或未婚妻同意與之發生關係是否邪淫？婚前貞操，爲婚後幸福之基，少年男女，交遊共處，特應注意。無論訂婚與否，豈可稍涉遐想，偶一失足，自辱心永難恢復，諸多墮落下流之機，皆伏於此。非邪行又何，誠爲清淨佛子，所應慎戒也。

# 五、高雄陳阿茂居士

問：應酬吃酒，不至昏醉，是否適宜。

答：智者大師有言：酒爲無明之藥，大士之禮，慈悲爲本，豈可以無明藥予人。佛子交遊，理當與人爲善，口勸手掖，尤恐不及，同流含污，豈是良策。

# 六、屏東陸明健居士

問：顯教所立佛菩薩像皆以悲祥和藹爲主，何以密教所作聖像轉以威猛怪誕爲勝，二者孰是孰非。

答：佛教造像之制，無論顯密，皆有其高深之哲理爲背景。小乘立像以擬事爲主，純重紀念意義之發揮。大乘則兼重彰德，故以慈祥和藹爲要件，皆無希臘羅馬寫真意味焉。不可以似真與否論之。至於密宗造像，可謂竭盡彰彰功德之能事矣，彼等以色澤，法器，姿態，形狀諸端以示佛菩薩不可思議高大願大行，故雖有赤面青齒，千眼千手之像，不可以爲即是諸聖真容，尤不可以爲是婆羅門教或埃及神教作風，蓋寓意彰然不同也。致於顯密是非之論尤屬不必應知各家立像皆爲便利行人修持學風不同像故不同理也。

## 徵

## 友

※江麗雪，女，安徽人，十六歲，愛好文藝、歌咏、郊遊，願與海內外信佛青年結爲筆友。

通信處：高市苓雅區新生路二號

※吳榮仁，男，高雄人，十八歲，愛好電機、歌咏，願與臺北市佛教青年爲友。

通信處：臺北中正路一四五八港四號

※陸靜一，廣東人，二十二歲，愛好唱念，學習密法已有多年，希望與中學程度信佛青年爲友。

通信處：屏東大武里華富巷四十一號

※陳春，二十歲，臺北人，愛好文藝、繪畫、電影、爬山，今願誠徵各地青年男女佛教青年結爲永恒筆友

住址：高市三民區港內里鐵路新村一

港24-8號

※呂福教，二十歲，初中畢業，喜好電氣、旅行、游泳，願與各地教友結爲筆友，經常通信，

住址：高市三民區德北里自立橫巷

三三號

※沈崑厚，二十一歲，南縣人，現任鋁業公司技工，喜愛歌咏、文藝、球類，希望與各地教友通信互勉問道

住址：高市苓雅區田西巷四七號

懷遠樓話舊：

## 近代佛教之三大士(二)

方章太炎居士「告佛弟子書」震撼海內，繼而四衆之季，無不揭揚仁山居士亦於南京作獅子吼，號召擴大佛教範圍，爲此後五十年之佛教活動，確立一明瞭不移之標的。仁山一名文會，父與曾國藩善，頗有助於湘軍之懋績，而仁山却不直會氏之所爲。未冠即棄舉業，潛志格致富強之學，頗是康梁之說。後於時聞獲大乘起信論，讀而善之，遂發正信，豪邁之情從此遂歇，而清淨之智缺趣昌明。嘗閉戶檢經而讀，見聖籍飄零，多有日失，未足直窺大覺之海：復出遊參訪，見僧俗愚暗，率溺偏執，未能遍顯無上之教。乃退而發願，思有以繼馬鳴龍猛之業。適承曾紀澤鴻，出使英倫，乘便遍遊歐洲諸國，搜採逸經，學習梵文，旁及耶回諸教之異說，居之四年，學識大進，非復國內佛子可比矣。此間，有日人名南條文雄者，精於佛理，復有藏書，志在光揚佛法，聞居士名，寅夜造謁，一見如故識，相約協力再振法鼓於末世。居士歸國，即鳩合同志三五人，於南京創設「金陵刻經處」，肆力於經典之流者。蓋居

## 編輯室中

△這一期承各方協助得於預定時間與讀者見面，我們是非常感謝的。尤其是黃玉明志居士爲我們題封面，唐一玄志居士爲我們設計封面，林慶同居士參予編輯工作，我們持此致謝。

△本期舉辦的筆談會，還計劃邀請南高屏各地佛教社團負責參加，作一次廣泛而切實的討論。不幸台南佛支會理事長廖淨志和尚及屏東理事長國融法師均因臨時事故未能參加，更有幾個重要的團體未及走訪，十分抱歉。

△本刊附設的「人生」佛學函授學校原定於本月開學，頃因義及參考書尚未印妥，無法依

士嘗謂當時佛教之大病在於愚闇，多有信士終生未一覽佛典者，從不解三藏十二部中所言何事，乃至視佛菩薩與牛鬼蛇神等，拾流通經教，啓迪正信外，實無以謀佛法之再興也。由是，居士之名大噪，嶺南山右，兩湖之士多負笈而至，執弟子之禮。錫蘭有居士名達摩多羅，亦飛渡越海，相邀共同努力弘揚大法於世界。居士甚是其說，乃又開辦「祇洹精舍」，以作育人材。一時名僧若諦閑，月霞，宗仰，曼殊皆爲所羅致。歐陽竟無，梅光義，李政綱，邱曉等皆列席爲弟子，而太虛，智光，仁山，極度亦預焉。居士既精於華嚴之學，復通唯識，梵文，近代科學，以之教學，生徒再目一新。居士於教肆倡擴大佛教範圍之議，明達之士，莫不欣奉，月霞尤爲恭謹，每見必拜，或謂比丘不應禮俗。霞云：此大權菩薩也，焉得不禮。居士卒於宣統三年，僧俗受業哭之哀痛。後，其徒皆爲一代大德，領袖風流者垂卅年。而「擴大佛教範圍」一語，成爲近代佛教史中一偉大運動，迄今而不衰也。讀者之於龍猛勝軍，咸謂諸得之，誠一不可思議之人物也。

照預定日期寄出，除加緊催印外，一俟辦妥，即日專函予讀者，請稍待爲禱。

△本刊第四期原由高雄成功印刷廠承印，頃因受該廠人事變動之影響，迄未能依約交件，以致逾期甚久，未能發出。現正加緊趕印，不日即可到讀者手中。

△這一期承一玄老居士爲我們撰作「密教即身成佛略略釋」，對密教行持作一概括介紹。貢曉老人爲我們撰「雪山修行記」一文，對密教行持作一系統說明。在密教方興未艾的今天，是非常可貴的。下期將另有一玄志居士及江家珍老居士關於密教的論述，以饜讀者，敬希注意。

## 人生雜誌

第十四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廿五日出版

發行人：東  
編輯人：黃玉

社址：高雄苓雅區成功一路二五三號

分社：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承印者：德昌印刷廠

約稿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深究，教制改進，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三、凡舊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填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來稿請擲高標雅雅區成功一路二五三號本社編輯部。

全年訂價：三十六元  
半年訂價：二十元  
本期零售：三元五角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警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雜誌公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

# 人生

第十四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 佛誕日 汎論中國佛教

今年是佛法傳入中國的第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在此將近兩千年的悠久歲月中，我們中國佛教徒給佛教作了些甚麼工作，有些甚麼貢獻呢。談論這個問題的人，一向是專從光榮的一面着眼，說我們中國如何的擇取了大乘道理，產生了多少高僧大德，修建了多少寺宇，創立了多少制度……若是單就這一面看，我們中國早就該成了「人間淨土」了。事實上，兩千年來，世道人心，江河日下，非止治少亂多，而且禍勝於福，我們既僅就佛教本身來講，隋唐之後，日趨沒落，降至今日，簡直是奄奄一息，若存若亡。這又是怎回事呢。因而我們不能不坦然承認中國佛教史中必然有其黑暗的一面在焉。事至今日，我們不必再諱病忌醫，盲目掩飾，若是希望我們的佛教早日出離厄難，就應拿出勇氣，多在黑暗面上研究探討。

中國佛教在過去兩千間，太過份遷就當世的習俗了。魏晉之際，隱逸風氣盛極一時，士大夫若不能超世拔俗，放浪形骸，便為人所不齒。那時的高僧也隨着在俗的士夫去徜徉林丘，謝絕世務，以「數十年不入市廛」、「剃染後不履衙署」相標榜，形成一種「高僧必是名士，名士始為高僧」的觀念。這樣，宗教領袖自動的與廣大社會群衆隔絕了，救世化俗的工作要誰來做呢。隋唐以來，由於門第世業制度的影響，以及國際貿易發達的刺激，工商社會中行業的組織日趨嚴密，學徒制度風行全國，僧林立即仿效，產生了一種畸形的師弟關係，幻化成什麼「法統」、「宗系」，乃至形成了「子孫廟」制度，使佛教變成僧人的職業，不再是民族的、社會的事業。同時，我國的官僚制度適於此間逐漸腐化惡化，佛教的教會組織被皇帝們硬性的納入這種制度中，皇帝雖沒有公然自任「白衣僧主」，而僧人却承認他是「國主菩薩」、「現在佛」，甘願在鉗制於行政系統中的子孫廟裡過其與世隔絕的隱逸生活。

另一方面，歷代的僧人，莫不自認為是「再來人」，清福深厚，而認定在俗大眾福慧薄劣，不足與聞上乘的佛法，僅可就方便法門中修一點人天福報，以保來世不作畜牲，因而不論高僧低僧，莫不置佛法正理於不顧，一味的「方便應化」，有的假神道以設教，有的用妖異來說法，再加以道教徒有心的利用曲解，遂使舉國民衆，千餘年來一直迷惘在神佛不分的氣氛中，乃至助成「白蓮教」、「一貫道」、「同善社」的產生。這種事實，就是昭告我們佛教在中國沒有明確鞏固的社會基礎。

目前佛教所表現的任何缺憾，皆有其深遠的背景，特殊的含意。皆是在此新舊交替的時代夾縫中所必然會遇到的，我們如若要彌補這些缺憾，決不是一二高僧，單人獨己所能辦得到的，更不是傳幾幾壇戒，修幾幾座廟，沒頭沒腦的辦一些社會事業就可輕而易舉的成就了的。要復興佛教，在今日的中國講來，須得僧人能確乎成為社會的精神領袖，法務成為廣大的民族事業而後可。這雖不是捨棄兩千年來的歷史而「從頭做起」，却是一種面對着現實「由根做起」的事。既不能就往事陳跡中覓求先例，也無法在傳統古籍裡尋求參證，只有面對現實，自己承當，不如此將來的社會中便不會再有中國佛的存在，因為宗教的滅亡並不是難事，耶穌教在歐美已滅亡了幾十種有歷史有群衆的宗教了。回教西亞北非也復如此。今日我們願以「由根做起」一語奉獻於所有的正信佛子，因為我們確信只有如此纔能解決問題，消除危險。